

明宗大王實錄

第二十九之三十一

0194 213  
119.18



194273

昭和 6. 8. 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二十九

十八年大明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庚辰朔

辛巳義禁府啓曰金石連權輻罪見十二月不為直招故以加刑

啓請而若殞命於杖下則關重大罪無從憑問姑為停刑以待

濟州罪人拿來後一時究竟申守真呀犯援引石連等未即歸

一守真為先刑推乎敢稟傳曰金石連權輻等事如啓申守真

事似不明著滯獄可慮近姑保放以待後日石連等歸一後加

刑可也

壬午全羅道康津地震

癸未傳于吏批曰前郡守趙守興武夫已未秋慕華歸馬逸上觀君陣干

以宣傳官侍前在扶免喪在於何月耶終制臨時即付祿可也

吏曹回啓曰聞今月初八日間當終制云若過此則即當付職

矣傳曰知道○以宋質為漢城府右尹特柳昌門為兵曹參議

成義國為兵曹參知尹鉉為承政院左承旨朴啓賢為右承旨

朴應男為左副承旨鄭惕為右副承旨尹之亨為司諫院獻納

李選為弘文館修撰沈義謙為禮曹佐郎李成憲

成憲之子也

以其父之故而驟居清選之地

為承政院注書鄭惟一為世子侍講院說書朴

忠元為清洪道觀察使李彥憬為全州府尹

史臣曰彥憬貪鄙之人也時以吏曹參議為親養代沈銓

為府尹及赴任專事貪墨人以為甚於銓

丙戌 上親傳宗廟永寧殿春享大祭香祝○夜流星出軫星

入庫樓星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白異方雷微動

史臣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道人為感之也今在冬

春之交萬象斂迹之時而雷動焉天道乖矣陰氣縱矣可怪

之變可愕之災無月不有而廊廟之上燮理之無人蠖濩之

中修省之無實則天之示警豈其誣也

戊子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庚寅禮曹啓曰世子出閣時造入雜物及應行前例因傳教即

考曹謄錄則擇日外別無所為之事禮貌節文亦無所載之虞

自戊子經火之後謄錄頗多敬失先

朝典故無憑可驗前則

別置膳錄官事無大小無不俱載以為後攷戶曹欲省浮費權

減已久至為未便請依舊還設何如○鈴平府院君尹澆局量

左語相捷經給後屋管財不自持抑前為啓曰小臣犬馬之齒今已七

十請依例致仕所當歲首啓達而重感風寒連日卧痛今得少

差扶病來啓觀卿啓意知卿七旬壽至稀年自古不多國有元

老子所貴也豈宜致仕當賜几杖所請不允啓曰臣伏見批荅

不勝感激臣非止以年滿請致仕也臣稟氣微弱表耗已甚衆

病在身死期不遠荷 聖恩少延餘生几杖之賜尤極未安然

此禮非但以年歲職品例為之賜故自古以來未有人盡受之

者近年以來亦有辭謝蒙允之人如臣久病不仕者尤不可幸

恩而安受亟垂恩命特許休致答曰卿叅勲府壽到稀年宜賜

几杖而何可許免乎或從或不從在予量處○禮曹啓曰考本

曹膳錄則去丁亥年二月十二日世子即宗大王廟見是年十月

十一日出閣以此例觀之則 廟見隨班在出閣之前今則何

以為之取稟傳曰出閣則從吉朔先行於四月 廟見隨班則

臣宗大王...

未經大疫瘡姑勿為之○侍講院以師傳言啓曰每月十五日  
例為會講而本月則日氣尚寒何以為之取稟傳曰春寒尚嚴  
勿為

辛卯未時太白見於未地

壬辰戶曹啓曰病民作弊蠹竊國用莫甚於防納之人故治之  
之法甚嚴人猶有所畏而不敢犯今則防納之弊日以益甚各官  
正供之物皆在於其手牟利自私經年不納以此民日就窮而賦  
斂愈急國庫虛竭而經費不足此皆守令等交通防納之所致也  
近者以一貢物而再為陳省者有之則再徵於民間民何以聊生自  
今以後疊陳省守令不以公罪照之一切罷黜以杜防納之源傳曰  
如啓

癸巳自巳時至午時日暈冠申時日微暈

甲午濟州牧使金禹瑞拜辭傳曰今方軫念邊事之時勤修防  
備撫恤軍卒以副朝廷擇遣之意

乙未傳于政院曰世子出閣以五月初八日退定

丙申領議政尚震啓曰臣氣血俱虛百病乘之筋力日漸困乏理難運身奉職前日累為乞免 聖恩如天特命賜假使之安意卧

調此從古罕有之隆恩臣身雖百縻粉固不能報酬於萬一聞命以

來只自感泣不知所云臣之衆病隨老俱生非藥治調攝所可救而

經年廢事仍帶職銜悶且未安請速命適答曰卿以老病累為懇

辭不可不解職調治卿之所願予其勉從卿其知悉仍傳曰與領

中樞府事尹元衡換授事言于吏曹

史臣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苟非受卜之賢不可容易舉之况如元衡

之巨奸大賊乎一日適換如微官之相換然 上之此教甚乖

任相之道而無一人抗論者豈不痛哉

○以尹元衡為議政府領議政 元衡嘗為右相有年矣與日

請免其回邪無識怵於禍福如此既乃位長樞府權壓朝廷九有

指揮人莫敢違成福操縱專在其手其心以為權威如此雖不在

政府亦不足為輕重也但於頃年以未與李探手權附已者浸浸

移附於樞勢始漸殺幾為樞所扼心常快快痛入骨髓欲援

上台以快快憤先緣官被不待卜相而已有注擬之教乃有是

除尚慮日者之言施僧講佛祭山誦經無所不至且以其家大

竊為奉神之地閉鎖甚牢而唯其妻蘭尚震為領中樞府事○

貞獨出入其中恣行淫奸而入莫敢言

平安道平壤府雷動

丁酉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戊戌自辰時至巳時日微暈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史臣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今為微暈是必有陰邪  
壅蔽之兆而先告者也太白晝見凶邪干政之象見於午地  
陰邪抗陽之漸則天之示譴莫非人為所感而亦所以仁愛之  
意也恐懼修省以答天意則可消變異而近者星變之作  
不一不并而大臣不以修省之意陳戒於上自上視之  
亦以為尋常而未常畏懼誠可寒心

己亥以沈逢源為同知敦寧府事

特旨李榮

發身武班

為副護軍

閔應瑞為慶尚右道兵使柳璵為弘文館副校理黃三省

依附

顯以未

為修撰朴素立為兵曹正郎尹霖為僉知中樞府事

○鈴

平府院君尹漑進辭几杖請致仕箋答曰觀卿箋意出於至情  
前日既辭而今又如是勉從卿願几杖之禮則當勿行而致仕之  
意則不允



庚子領議政尹元衡啓曰三公之職責任至重非庸常之人所  
可冒處臣小無才德而往在戊午謬膺此命未經半年遽以病  
適人雖苟許天意之不容可知今者復蒙恩命不勝感激且三公之  
中為首最難聞命驚惶固知所為臣自少僅學章句志在竊祿  
至如公輔重職愛亦無思一汚名器已為竦懼豈可更辱台班  
乎一身覆餗之禍固不足恤其於國家之政體大有妨焉請速命  
臣職答曰卿非不合首相勿辭三啓不允○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壬寅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乙巳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丙午傳曰慎希復以瀦邸時師傅年且已老可陞正二品故特

授漢城判尹○以趙彥秀

沉重寡言

為右叅贊李樛

以殿外舅

專擅威權附勢者

為左

副賓客慎希復為判尹

金澍為禮曹叅

判成世章為左尹李世麟為吉州牧使○傳于政院曰今年春

寒至晚尚嚴予於近日感冒方盛兼有眩暈咽喉證勢必以調  
然後快安此意政院知悉且二十九日始開書筵事言于侍講院

戊申午時太白經天傳于政院曰近日太白頻數晝見予嘗未  
安今日午時太白在伏段不伏經天云在古何時有如此之變耶  
令觀象監考啓政院啓曰太白經天變之大者而在伏段不伏經  
天尤為大變自 上惕然恐懼令觀象監考啓事傳教其畏天  
之誠至矣亦令弘文館博考前史以備 聖鑑答曰啓意當矣  
自上亦考見古書故姑先言于觀象監也即令弘文館博考古  
事而啓且政院日記 祖宗朝古事並考啓

史曰太白晝見已可謂之變而况經天乎數年來李樛專  
寵用事至是益甚廣聚無賴布列清要作為鷹犬氣焰薰灼  
聲勢鴟張同已者進之異已者斥之人心鬱於下主勢孤於  
上陰盛陽微之證著矣太白經天豈無所召而然歟

已酉傳于政院曰 中宗朝戊辰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等年太  
白經天內有所記為先考啓

○弘文館副提學尹毅中直提學姜士弼典翰柳從善應教朴  
謹元副應教黃瑞校理金慶元李遴副校理柳煥高敬命

依附  
李樛

顯以圖修撰黃三省李選副修撰具思孟柳永吉正字具鳳齡進劄

子曰伏以災不虛生由人所召箕範五事之徵戴記時令之應非

厚誣也自近年以來天災時變非惟無歲不有而亦無地不然

冬雷失節后土屢震仁愛之天譴告於殿下者非一再矣

今者太白晝見殆無虛日終至於經天當伏不伏抗日干正變

異之大無過於此殿下惕然警懼特下博考之命臣等亦感

殿下遇災側身欲消去之意也雖不敢指以為某事某政之失

而歷觀前代未嘗不出於昏亂之時則豈可諉諸天道之遠而不

盡應之之實乎六事之責躬八章之罪已桑穀之枯死熒惑之退

舍皆由於教養之實則轉災為祥消禍為福祗在殿下修省之道

如何耳伏願殿下克謹天戒終始此心幸甚荅曰災由否德

予心兢惶今聞忠言當留念焉○午時太白在伏段不伏經天

三月庚戌朔夜乾巽西南方及天中如火氣

辛亥政院以中宗朝以前太白晝見之日考啓世宗朝乙巳

日十七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戊申年五月初十日二十  
一日二十二日癸丑年閏八月十六日丙寅年六月十八日二十

巳年五月十九日二世祖朝乙亥年九月初四日成宗朝丙寅年六月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三十日  
初四日十一日十三日十六日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三十日  
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  
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

壬子午時太白經天夜土星犯天樽星流星出丈人星入南方

天際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

癸丑日有兩珥上有背內赤外青

甲寅政院及藥房都提調沈通源恣行貪饕門庭無所忌憚提調元混領

議政尹元衡左議政李浚慶性度嚴峻清儉而落日初四日夜

御室有火變御室溫煖床下例入火器以取溫氣必先以方博

埽僅得撲滅若茂深未及撲滅則火將大起矣上命下內官

呂彥章金宗金伏慮驚動 上體故問安答曰去夜火變雖似

不重曾經火災往在癸丑失火故稍有驚動然不至大驚矣○午時

太白經天

乙卯日微暈

丙辰未時太白見於未地

丁巳未時太白見於未地

戊午承文院啓曰 宗系奏請改正之事自 先朝至于 當

代非止一再但其奏只舉 系派差訛明辨弒逆等事而不以

國祖諱某為 桓祖諱某之子故 雖蒙 詔許改正而使臣等

得見於中朝其所錄不甚分明今次奏請之文毋使循舊當曰

國祖諱某實是諱某之子而非李仁任之子以亡俘之言誤錄

為仁任之子云為子孫之心不忍安於寢食敢為更瀆奏請云

而若蒙特許分明改正則弒逆之惡自歸於仁任而 國祖之

被誣釋矣傳曰啓意果當○午時太白經天申時歲星見於巳地

巳未以宋麒壽為左叅贊吳謙為戶曹判書安瑋為兵曹判書

沈銓唯事利已為五衛將尹百源為弼善李拱為檢詳朴素立

為吏曹正郎洪仁慶為禮賓寺正權純信之猶子也信附於李

引也為司憲府掌令朴仁元為持平李潤德為內乘李文誠為

慶尚右道兵使鄭應奎為京畿道水使○上召對○未時太

白見於未地申時歲星見於巳地

庚申 上御朝講

辛酉 上御朝講 ○京畿朔寧郡有女一產二女一男

壬戌 上御朝講掌令權純曰守令不擇其人恤民者少貪虐者多以此村落空虛田野荒蕪民生困苦未有甚於此時若擇授廉簡之人薄稅輕徭則民受其惠而流離者可以還集矣正言安社曰今之軍卒所居既有里役而分屬各鎮僉使萬戶之流又皆以侵漁為事少無恤撫之人故一經防戍傾家破產而終至於流離道路若能擇授主將使之糾檢各鎮不得縱恣侵督則軍卒庶得少蘇矣領經筵事沈通源曰二人所啓正中時病前時臺諫署經之法監司殿最之事嚴明峻絕少無容貸故為守令邊將皆畏憚而不為濫黷之事今者署經殿最之法循私而不嚴故縱恣無忌請令臺諫監司嚴署經明黜陟有所畏戢史臣曰通源冒居相位多行賄賂殿最署經由已而不公者不知其幾許而咫尺天顏陽設嚴明之言可謂欺心者也史臣曰通源所啓不嚴署經之言果是矣勿論人物賢否徒持

賄賂輕重請囑除官者誰耶自己為之而初若不知而啓之欺君其矣

上曰民生流亡軍卒困瘁未有其於此時自上每常留念而許多守令邊將銓曹亦不能精擇宜如所啓嚴明署經殿最之法為可  
癸亥奇大恒為司憲府大司憲時大恒為吏曹參判而上特命擬於大司憲之望而授之  
史臣曰大恒有何賢能之可紀而天眷之特隆邪好惡如此無恠乎政令之顛倒也

李重慶為人暗弱取友不端結姻李載祀李探且結尹百源慎思歎日夜相從莫知其醜識者鄙之為吏曹參

判尹毅中為司諫院大司諫朴謹元為司憲府執義李遴論事李

其身雖有友愛之稱而無足道也姜克誠為弘文館應教朴仁元為成均館司藝

權純為宗簿寺僉正金慶元為司諫院司諫朴栗依附李探柳永吉

為持平具思孟為司諫院獻納黃琳趙德源為弘文館校理鄭淹為

禮曹佐郎權德輿沈義謙為司諫院正言李訥為弘文館副修撰

史臣曰一政十人之除皆摺之鷹犬而無有一人間之者於

是摺之專恣不可禦而國家之危無如之何矣判銓曹者鄭

惟吉而諂附權奸論人則曰將來主銓衡者某也論文則曰  
將來典文衡者某也至於銓選之際一聽樞之願指故其門客  
家隸之騰揚遷擢若是其盛也嗚呼孰謂光弼之後乃有此人哉  
甲子大司憲竒大恒啓曰小臣無狀識見愚暗計慮淺短在家  
居官處心行事一無足取薄劣之甚最出諸臣之下自顧才器  
未官小職尚難堪任况於言責之地敢為長官乎請速命遶大恒  
可謂自知之明也外為遜讓之辭內多固位之欲何足取哉

史臣曰昔在中廟朝有若遵乃已卯清源而是為大恒之  
父竭思納忠激濁揚清為一已擔當之責斯世不幸雖未能  
終展所蘊然至今有以起人聽聞也大恒若不忝所生則千  
載之下孰不曰臧孫有後於魯哉

答曰卿前為本職已知能堪固非不合勿辭

丙寅日微暈

丁卯 上御夕講○午時太白見於未地日微暈○慶尚道山

陰縣北里雷聲大作如擊鼓射矢之聲人仰視之如有物自天



而下狀如飛燕近而見之則翻作飛鳥之形落地有聲而烟生俄而  
又落就而見墮於積石之上者破碎落於厚地者入地一尺許狀  
如石外黑內白與石無異大者或如拳或如鉢小者如粟或如  
柿破碎者如米屑可掬而不可名狀

史臣曰自天墮石災異非常考之於古魯僖公十六年墮石于宋  
漢元帝建昭元年墮石于梁園歷代以來墮石之變亦多有之雖  
不可的指為某事之應而或出於政事陵夷之日或出於國家衰  
亂之時變異之作終不可謂無其應豈非君上省愆弭災之時耶

戊辰日微暈

辛未護軍李榮卒

以慶尚道兵使病遠在營未還而卒榮清儉  
簡約居家有法屢被節餞秋毫無犯為國盡

誠家在大丘而為火所災妻于無所居上嘉其苦節特令造  
第以賜之又繼衣糧其一時隆遇如此也然性偏急刑罰多不

○夜巽方如火氣

壬申傳于政院曰來二十八日文廟焚香後仍欲兼試文武騎  
射可嘗慶令兵曹看審以啓兵曹回啓曰泮水之外必毀人家  
然後庶可為矣○日微暈

癸酉憲府啓曰 先王朝幸學製述取人則武舉不可偏廢或於是日有以射御試取之時來二十八日幸文廟焚香後儒生則製述仍於下輦臺欲觀武才或射或御此甚盛舉固無可議然文廟之傍騎馬馳突似非其所而况撤屋毀牆然後排設騎射之路可知其地窄若馬逸橫奔蹈躡傷人之弊安知其必無事勢非便而他規亦多騎射之規請命勿為諫院亦啓之答曰所啓果當予意不然亦有他規騎射不須為之○日微暈有左珥甲戌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乙亥 上親行別祭于 宣陵 靖陵○尹思翼卒○日微暈

丙子諫院啓曰典禮之官任大職重朝廷大小之禮所當十分詳盡俾無誤舉况展謁 先王之禮乎親祭之後奉審陵上自是式禮在所不廢 宣陵親祭時奉審之儀曾不預講而至於自 上將詣陵上贊禮之官退在于外以致良久露立顛暈俛台莫太之禮倉卒而定事體顛倒見聞駭恠不察之失一至於此將安用禮官哉請禮曹堂上及色郅廳並罷其職政院居

喉舌之地所當倍加詳慎而其儀註入啓之時既知未盡之意而更不致察所失與該曹無異色承旨請罷都承旨請通人主幸學之舉實是莫大之禮非但一時瞻聆之有係而必有後世之議來三月初三日幸學時勿令儒生祇迎徑就拜位事甚苟簡若慮出題之晚至廢迎駕之儀則幸學之舉專於較藝而似非修明禮讓之意也徃在丁巳亦有此議大臣臺諫之啓而命復舊例其時之議豈無所見而發也請命為祇迎以示重禮之意

史臣曰一身一家尚不可以無禮而今之禮官當國家重禮忽而不察唯以文具委諸下吏以致失儀典禮之官可謂得其人乎元繼儉居禮官之長李彥怡為贊儀之佐其所失宜矣何足恠哉然則非失於行禮乃失於用人也

答曰禮曹堂上色郎廳所失則果有而皆未及詳察之事也承旨亦未及察皆可推考罷通則不允儒生祇迎如啓再啓禮官色承旨皆違○口微量左珥

丁丑諫院啓曰全羅道節度使李元祐本以貪鄙之人唯務肥  
已其所歷職之地莫不羸瘵今授本職略無畏忌益肆貪欲徵  
歛本鎮之軍未克溪壑之欲誘聚列鎮之卒不為防守之役而使  
之納價於已列鎮之將無所措手如有不虞之變將何以守禦乎  
請罷其職答曰李元祐適之可也不可至於罷職不允後累啓依允  
戊寅以宋麒壽為禮曹判書朴永俊為禮曹參判南官忱為  
漢城府右尹李億祥為禮曹參議柳仲郢為刑曹參議權信為承  
政院同副承旨李純亨為掌隸院判決事朴好元為侍講院輔  
德黃三省李後白為兵曹正郎權純為侍講院文學沈義謙為  
吏曹佐郎鄭惟一為司諫院正言李齊閔李遠為弘文館副修  
撰安自裕為侍講院司書

三月己卯朔

庚辰日微暈

辛巳 上幸文廟焚香展謁後御明倫堂傳曰兩南邊事最

急而今之方伯俱未諳武備瓜期雖未滿宜適之以知邊事之人

勿論爵秩高下擇送何如此意每欲言之而以待公卿諸會

慶言之矣吏兵曹及公卿僉議其於後日之政差出領議政尹

元衡啓曰上教至當且慶尚監司鄭宗瓜期已迫全羅監司李

馨有濕熱病適之尤宜○出御題擬議政府領議政其等請徑

人燕察防備箋出御下輦臺在東泮水之內乃幸學時下輦處試武藝畢遂出文武科

榜文科取李庭賓等四人武科取白麟孫等六人

史臣曰廷賓之得魁親試者是實其父樛預知其箋題先期

宿構也當初謁聖判下時內官下蕃乘夜來樛家屏人潛語

自此後三四日樛諱客不出及其謁聖之日樛又稱病不參

試官望廷賓率能書人同赴印令書箋先呈樛家僮僕待榜

於泮水之側聞廷賓居首相笑曰吾主本當居首矣今果然

也其後樛見其友曰謁聖時吾兒竊用吾會所製表三四長

句云且人觀其箋文皆曰語勢順熟無病固非倉卒所製然

則廷賓之箋樛之所製無疑矣但此箋題自上豈先漏於

樛耶豈非上預出此題而丁蕃昵侍窺覘以通於樛耶上常

深愛丁蕃其寵待出於尋常或使唱歌以聽之或與之作耦射候時時呼其字曰昌之蕃之不離上前媒狎如此其所以窺覘漏通固不難也嗚呼人主雖燕居之時慎密其言動使奸細之徒無得以窺覘可也而乃使此題先漏於樞以致科舉之不公朝野之譏議惜哉

史臣曰上謁先聖仍取士李廷賓居首廷賓樞之子不解文理不辨東西一愚人也前一日市人皆云明日謁聖取士而廷賓必居首也至以所出題意勸於所知儒生曰明日應出此題盍預製之乎問其所從知則出自廷賓家云至是果出其題而廷賓居首聞者恠之以為箋文出於樞手

史臣曰廷賓素無名去辛酉年登第時物議洶洶幸而以震雷之變罷之人皆快焉及是其父樞預知箋題積日稿成授之子就試云樞亦不自安言於人曰吾嘗作邊事之表與今題偶與之類故吾兒竊用登第亦天命云甚矣其無所愧耻也李浚慶為考官偶言於人曰其箋非如凡作云樞聞之吼怒

醜詆浚慶揣慄退縮恐致不測為賀之時出身人之父兄親戚例就後列行謝恩禮而廷賓唱名時附樞之輩畏樞之人知與不知舉朝奔波悉趨謝列至於扈衛承旨亦皆顛倒下皆未及列而拜伏只有一人侍御既見極為駭愕惟西班則德陽君東班則正言鄭惟一不拜樞知之不悅於惟一嗚呼時事至此可勝痛哉

○日微暈

癸未曉大雪

史臣曰暮春之月陽氣用事而積雪連日是陰氣繼也今者政權多出於下賄賂公行剝民膏血財聚於權門冤起於鄙屋時事至此陰陽失節何足恠哉

甲申以丁應斗為議政府左贊成李夢亮為右叅贊金鎧為刑曹判書沈守慶為慶尚道觀察使金德龍為全羅道觀察使柳順善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李廷賓為成均館典籍奇大升為承政院法書○傳于政院曰觀慶尚監司書狀

慶尚監司鄭宗崇書狀  
二月十八日山陰縣隄石則天

之隕石災異駭恠其石斯速上迭事下諭又全弘文館考啟古事

乙酉 上御晝講○日暈

丙戌 上御少講○日暈兩珥夜月暈

丁亥夜流星出左旗星下入右旗星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戊子 上御思政殿試講漢語吏文被抄文臣

己丑以姜昱為江原道觀察使朴啓賢為兵曹參議成義國為承

政院左承旨

辛卯 三殿大五 大妃王親祭于 宣陵靖陵行祭後京畿監

司都事廣州牧使兩陵參奉及執事守令等賞賜有差宗室公

卿以下侍衛執事官命供饋回駕至漢江 上迎謁于濟川亭

政院啓曰 三殿親祭 宣陵時僧人義雲上在闕隱伏兵曹

搜捕來告請下禁府推問傳曰如啓○禮曹啓曰進賀使差送

事傳教而遼東委官張天祚等三人仍留義順館待今來公幹

發落後還入歸云本國當差官進賀之意令承文院作急回咨

先是遼東都司以皇極殿火後改成當進人情物件亦令照舊

賀之意移咨差委官張天祚等到義州



接待以送之事平安道觀察使及義州牧使處並下諭何如傳  
曰如啓但進賀兼奏請及 聖節使來月一時茲程事捧承傳  
癸巳以尹行為東萊府使崔彥英為麟山僉使○憲府啓曰頃者  
三殿拜陵之時僧人義雲潛入青龍後岡臨壓之地隱伏窺視事  
甚駭愕聞見痛憤雖置之極刑以不足惜只命杖放將何以使  
其徒有所畏戢哉請刑推痛治以快物情之憤且統領僧徒責  
在判事僧請奉恩寺判事僧令刑曹進來推考重治且右射隊  
將李承仁其所屬之處雖開雜人使不得窺見於臨壓之地况  
異服緇流潛入隱伏而以扈衛之將茫然不知致有駭愕之事  
罪犯軍令請下禁府推考答曰義雲以避方迷劣僧人妄自以  
為可隱伏窺見而誤入之事也非如他失而決放亦非專釋其  
罪有同禽獸之輩何必刑推痛治乎禪宗判事雖統領僧徒如  
此迷劣僧人豈盡檢察乎非自己之失不可推治李承仁已命推  
考不須下獄故並不允三啓不允○日暈

甲午 上御朝講○知中樞府事李冀啓曰小臣素以庸劣又

無學識濫荷殊恩歷忝清班兼帶知經筵今已八年常懷愧慄  
撫躬罔措今年將七十氣力衰耗精神昏暗事多遺忘論思  
重地不可一日冒處兼帶知經筵請命適答曰卿非不合知經  
筵勿辭再啓依允○夜月微暈

乙未傳于政院曰世子所當勤於學問以盡禮貌而今月十七  
日夕書筵時不讀新受書書筵官避席懇勸終不聽從笑而不  
讀及合書筵官速出大夫事體頓無敬待書筵官之意近古所  
無之事忽有於今日至為駭恠世子宮侍陪內官韓繼真金亨碩  
河元福卓承世常時不能輔導致有如此之事並推考

史臣曰輔導世子既不擇人而反歸責於官寺之輩可謂謬  
矣

○日暈

丙申 上御禁苑歧松亭宰樞侍臣入侍傳于世子師尹元衡  
賓客元繼倫李樞曰卿等輔養東宮之任其責不可不盡自上  
見世子愚癡殘弱不勤學問昨且夕書筵時文學權純說書辛

應時入然書筵世子不讀新受處書筵官再三強勸竟不聽從  
及令書筵官速出自上聞之至為駭恠實深慚愧昔成王有過  
周公撻伯禽故東宮內官等已命推考卿等自今輔養勸導別  
加盡心且聞常時書筵兩日所受一時並誦云不無倦怠之心  
卿等議之自今後只令誦一日所受尹元衡曰小臣只然朝書  
筵而不入晝夕昨日世子新受處不讀事今朝始知大凡幼弱  
之時則雖閭閻小兒例怠於讀書世子於昨日必適有厭怠之  
意矣兩日所受之書一時並誦則果必有倦怠之時自今只誦  
一日所受似當矣元繼儉曰前者書筵亦有強勸而不讀之時  
也自古有非常之量則必有顛倒豪傑之事昨日書筵之事小  
臣則聞之有欽嘆之心李樛曰小臣則為賓客不久且不入晝  
夕書筵臣見朝書筵時則世子目不在他讀之甚勤此必師傅賓  
客兩司皆會故用意勤讀也朝書筵後則必困怠而然也且元  
氣未壯并誦兩日所受勢必至於困怠也

史臣曰世子國本苟不於志慮未放之時提撕誘掖輔養德

性而至於扞格則雖有英明之質習成放肆可不懼哉今者  
世子慢忽書筵官不讀所受書此心漸長則宗社無窮之  
憂端在此矣上有憂慮內以責世子外以語大臣為賓師  
者固當恐懼感激極陳勸戒輔導之方而元衡曰閭閻小兒  
亦有厭怠之時豈可以閭閻小兒比之於國本亦豈可諉之  
於適然而不盡養正之道乎况彼繼儉以世子戲笑不讀為  
顛倒豪傑其為諂媚之態可謂甚矣嗚呼以一國社稷臣民  
所仰賴之本付之於庸賤之輩豈不寒心

上出律詩題

許由隱

居震畏四知

松亭

接宰

臣

七言

魯

親試弘

文錄及被抄文臣製述且講試專經文臣又出律詩題

松亭

接

苑

春

下

于大提學鄭惟吉曰領右相大提學外入侍左右宰

臣侍臣及將士皆製進

丁酉

上御夕講

戊戌大司諫尹毅中等上劄曰國家之本繫於儲副而儲副之  
賢否在於輔養之如何爾是故苟得其道則心正身修動無過

舉而為他日大平之基不得其道則反是治亂存亡於斯判矣  
可不慎歟可不懼歟臣等伏見 殿下所以輔養東宮者無所  
不用其極固無間然矣然而怠惰之氣易乘走作之物難持一  
有不慎於毫忽之頃細微之事則將至於失其養而終無以成  
其德矣近者書筵之上大失禮貌非徒多有厭倦之容動止言  
笑亦不以時不讀新受之書徑促講僚之退雖反覆嚮達而尚  
不念聽上以貽 聖上驚恠之念下以致朝野憂慮之心臣等  
未知輔養之有所未盡而然也何其近古所無之事遽發於今  
日乎古之帝王莫不以輔養世子為先務其在三王之世教以  
禮樂所以交修乎內外立其師傅所以啓迪於左右而又逐去  
邪淫不使漸深惡行選置端良俾得薰陶德性故習與智長化  
與心成而治平之機已兆於在儲之時矣降及後世不知慮此  
付之於宦官宮妾之手而不擇敦厚孝悌之人學問修正之士  
以衛翊之導習之故心日趨於邪僻而莫可救正狃於驕貴而  
無所抑畏亂亡之禍馴致於繼統之日矣嗚呼今往何監非三

代乎今往何懲非後世乎臣等謹按東宮之事上而師傅下而僚屬皆朝廷元老一時精選固無所容議矣然一年之內開書筵者幾月一月之間接官僚者幾日束帶端冕啓閣講書於斯須之頃而肆志解體放心逐物於幽獨之地則臣等恐一曝不勝於十寒乍作無補於久輟而未及數仞之泉終虧一貫之山矣而况對接賓僚自有其禮不可慢而褻之言笑動止自有其時不可輕而失之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朱熹有言曰容貌辭氣乃德之符此皆聖賢之至言東宮今日之所當體念者也臣等竊聞仁廟之在東宮也講學不怠動遵禮法中廟為之喜甚親製訓誡之箴敦勉進修之方是以其學粹然日造高明雖其天資之美有以致之而所以德修罔覺者實由中廟得其輔養之道也殿下之於輔養東宮亦可謂得其道矣然而或有未免童心如近日之為者臣等竊以為猶有所未盡而然也伏願殿下明其失禮而切責之勸其力學而深諭之儆戒常嚴於婦寺迭接之際訓誨每篤於官僚不見之

地則以東宮之質必能有以猛省進進於道德之不暇矣伏觀  
東宮答宮官進戒之辭悔悟之端藹然言表苟能即此而加誘掖  
警責之功則何患不至聖賢之域乎少成若天性童蒙貴養正  
訓導之方不可不嚴於幼冲之年而尤不可不出於正也蓋  
世子有 宗廟社稷之托今日之失雖少而他日之憂甚大向來  
之學輒廢而將來之責無窮此機至重臣等惜之先王之教世子  
也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故聞正言見正事行正道如此而欲望  
其下正得乎 殿下既得其人於外以處師僚之位則宜擇其  
人於內以為侍奉之任然後動靜語默可一於正而無復有過  
之地矣夫刑臣之職守門傳令非所以責輔導之任也然事異  
上古宮僚外焉不親朝夕侍居唯宦寺而已則其可不慎簡之  
乎苟斥去傾邪之徒務得謹厚之人則勤心納忠有所輔益必  
有如士游者矣而彼趙高之傳秦亥伊戾之師宋座前代覆  
轍斯可戒也且東宮之失內侍不得辭其責則宦官之罪必有  
所在 殿下既命治之復諭以周公撻伯禽之意斯言一出上

下感動實吾東方臣民之福也然所係非輕而罪止行公非徒不能起宦寺悚懼之心亦恐無以發春宮省悟之念也伏願

殿下嚴內教之法使專學問之功命賓師之官益盡輔導之責而深罪內官不謹奉侍之失則國家幸甚宗社幸甚答曰觀此劄子正中子心養子不教父之過訓導不嚴師之惰古有此語其意最切比者世子不謹之失豈非由子不能教之致乎徒切慚愧不寧而已侍陪內官雖命推考而非自己之過故亦命行公矣予當留意傳于政院曰東宮內官勿為行公且此劄子示于師傅賓客仍諭益勉輔養之道○講院官○夜月微暈

已亥憲府啓曰臣等謹按大典推斷條凡亂言者若干犯於上情理切害者斬籍沒家產誣告者反坐今者金石連所告犯罪人及事干等累次刑訊未得端緒終無証據其出於嫌怨希賞誣訴情跡已露所當窮推得情依律定罪以嚴懲惡之典而伏覩傳教告者金石連亦命放送非徒啓後來誣陷之路大違先王定律之意物情極為駭恠請究竟獄事明示王法答曰



玉福等常時怨上之言不可謂必無而事干似不無罪故累次受刑石連亦刑訊又不承朕不可明指為誣告也予非偶然計而收議大臣放迭矣不允○自朝至暮四方濛濛有濁氣日微暈

癸卯

上閱武于慕華館出御題

暮春西郊閱武五言律

詩傳曰兩政丞吏曹

判書外皆製午前進呈○兵曹啓曰常時雖馴擾之馬風亂則有不順之時以輦坐還宮何如大臣之意亦如此傳曰如啓○自午時至終日四方濛濛有濁氣

甲辰以權輟為議政府左贊成尹仁涵為吏曹正郎柳煥為弘文館校理韓孝友為世子侍講院司書李山海為弘文館正字安自裕為京畿道都事○日暈夜異方如火氣

四月戊申朔 上御朝講輪對○備邊司三公領府事同議啓曰防禦使助防將不為預定則臨事必有窘迫之患前期抄出使之治裝幸有邊憂則登時分遣而李元祐李瓊趙述唐彥珣鄭應奎俱以被抄之人時皆坐罷請付軍職使之治裝待令傳曰並如啓○光平君金明胤啓曰小臣特蒙 聖恩濫授知經筵事責任至重

如臣庸愚決不可一日冒處故前日將懇迫之情力辭者非一再而未蒙允許至於致仕之時上箋懇辭亦未蒙允又有賜几杖之命驚惶固措悶默而退到今年齡漸加氣力已衰精神亦耗尤不可仍忝重地伏願命適知經筵事以重名器再啓不允○夜異方坤方如火氣○京畿朔寧於川交河豐德高陽金浦兩

電

已酉 上御夕講○憲府啓曰今日備邊司之啓李元祐李璣趙述唐

彥弼鄭應奎皆武夫時方罷職而付軍職使之治裝待令此雖出於

先事之慮而其於懲有罪嚴罷法之義大有所妨焉况元祐等既已

被抄設有事變臨時收用亦為未晚何必汲汲付祿叙至五人之多

乎且其中重被顯駁見罷未久者亦多有之物論極為未便請勿

叙答曰李元祐等事備邊司議大臣定之當更議處之○傳于政院

曰李元祐等事雖為邊事而叙之憲府之論如此重被顯駁者汲

汲付軍職物議必以為未便故也三公領府事兵曹備邊司更議

以啓事招兵郎言之

庚戌吏曹啓曰史官別薦之事議于大臣則以為在常時固不可頻數別薦今則權知之多未有甚於此時他無疏通之路別薦為當云敢稟傳曰四館別薦事予有一計四館奉教博士講經製述從其自願分類書啓試于闕庭講經製述居首者別為遷轉則庶可疏通而亦勸人才之事也以此意即遣吏郎往于三公領府事家議啓領議政尚震等議文官六品缺多難補則四館別薦古例也今觀 聖教欲令講製拔出居首者別薦是實勸獎之善意也然講製論賞其事不一今則依舊例為之何如領府事議亦同傳于吏曹曰四館別薦依舊例為之○吏曹啓曰開城府儒生及百姓陳疏臣等參詳舊都留守之法雖曰重矣宰相之人自有其限以一時管下人之疏輒為去留事體未穩限一年之請似不可從但今留守李樾箇滿在於今年之冬幸有疾病假有經適之請特令在任調理待滿而適則民情庶可副矣傳曰知道

史臣曰李樾乃李楫之弟李揆之兄也楫誑誘白川愚民得

蒙褒加棣又用其術使府民濫陳政跡可謂兄弟之政也然  
嘗其弟禔用事之際一時奔走之人逐日聚會於禔家及其  
生日高孟英金百鈞李翎等輩聚會于其家宴飲方酣棣乃  
於日夕來然其會託以醉酒瞪視高金曰今日之會乃是一  
家生辰之會也汝何由來然耶滿坐失色此猶可取也出守  
開城未必不由於此也

○憲府啓曰今者倭野人賜給物件禮曹下吏與濟用監書負  
合謀偽成關字奉堂上郎廳之押分明踏印送于戶曹使濟用  
監題給許多物件不有發告則姦計得行終為自厠之物必矣  
以此見之則前此詐偽之事必非一二而國儲虛踈實由於色官  
矇不致察之由也請名郎廳罷職堂上推考常時赴京使臣往  
來之際非但我國中原一路其弊多端高皇帝聖旨亦有累  
進將來之語故前此或有兼三事差遣之時今者奏請兼進賀  
事及聖節使一時發行所經京畿黃海平安道人馬輸運之  
弊雖不可計遼東護送兩行人馬一千餘數車兩之多亦不下三

四十兩而勢不能一時調發則必須一行先往而在後之行待其車輛淹留累日則當此路梗之時亦不可不慮而宗系改正非他奏請之比重其事則不可兼他事也既兼二事則雖兼三事似無輕重而其於除弊一端亦或得矣揆之事體度其弊端必有折衷之論請更議大臣答曰并如啓○三公領府事備邊司同議啓曰李元祐付祿事公論以為不可其意甚當但臨敵急遣有同廝役於國家待臣子之義似有未盡令該曹各降品付祿以答公論何如傳曰此議甚當大臣該曹非偶然計而啓定不可紛改也此意言于憲府

辛亥 上御朝講○三公領府事承文院提調等同議啓曰伏見憲府所啓其意甚當臣等但歷考謄錄自古三事兼行則必差上副使而行以單使兼三事則無前例矣一使俱錄三事於一表文而去容或有之今進賀奏請皆是重事 聖節亦是大事不可於一表俱錄故頃者進賀奏請為一使 聖節為一使同日拜表事已定行期亦迫未滿一朔今不可紛更臣等之意勿

改為當傳曰此議甚當依此施行○憲府啓曰李元祐等雖曰降  
品付祿其實則收叙也揆之情法輕重有異縱至屢改庸何傷  
乎而況其中被顯駁見罷未久者亦多有之何必汲汲付祿輕毀  
罷職之法乎請勿叙太僕掌輿馬廐牧其任至重而一寺之中  
長官尤重故例以有名望經侍從之人差授者所以彈壓下僚  
糾察官事之意也正黃悅性本輕妄加以不謹京外居官到處泛  
濫不容於公論久矣及為本職尚不知戒以司中廝養之物為  
一已濟欲之資頻數設辦下人怨苦隨意私用寺儲耗竭至於  
廐馬瘦瘠僵斃相繼未有甚於此時而其他貽弊多端之狀不  
可一一形言且近有輕侮玉堂大傷事體之事其為顛倒亦可  
知矣物論激發不可一日在職請罷答曰李元祐等事既議大  
臣定之不可紛改故不允黃悅事如啓後元祐等事累啓依允

○日暈

壬子夜東方巽方南方如火氣

癸丑上御夕講

乙卯月量冠兩珥

丁巳以昔瑞為弘文館應教姜克誠為議政府檢詳李翎為司僕寺正李廷賓為兵曹佐郎

史臣曰廷賓一駮童耳登第歲月幾何而薦入騎曹耶樛之專恣廷臣之依阿良可痛心

戊午 上親宴日本國王使臣景轍東堂等二十餘人于慶會樓下陳女樂宴訖賜賚有差

史臣曰以倭人之多詐屢叛而親接其使臣柔遠交隣之意至矣女樂非所以示遠人也孔子相夾谷而齊人懼桓子受女樂而魯政表以此言之交接隣敵不在於誇示而我國之失禮有自來矣弘文館直提學姜士弼等上劄曰伏以先王制法昭示後世者莫不至精至嚴而於誣告反坐之律尤加謹焉以其兇逆之言實造於其口而被誣之人或陷於非辜也今者金石連所告之事乃是怨上之言一國臣民無不驚駭佇見獄事之成快示王法之誅及至師聽之日被告與辭證之人屢經拷掠竟無端緒則石連之所謂云云誰從

而聽之何自而起乎 聖祖神宗公明御下事涉誣告則不少寬饒而兇逆之謀尚有如石連者若使今日毀先王之法全必死之人則濫觴之極又有浮於石連者何而禁乎臣等竊恐先王不易之典將自此大壞而他日之患有不可勝言矣公論久鬱輿情愈激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王福怨上非專虛言而以事干不服若治告變之人則及涉失刑冤悶必大亦防告變之路也窮推事干則王福等事必歸於實而不可數多加刑故並釋之以此兩司雖累日論執不從矣不允已未全羅道益山咸悅臨陂霧暗雨土

庚申以成世章為工曹參判南宮悅為溪城府左尹尹仁恕為右尹趙德源為弘文館副應教李訥為校理安宗道為副修撰

史臣曰仁恕尹元衡之鷹犬元衡權衰即付于樞德源無賴之類附樞遷擢至居論思時政可知也宗道善於趨時得齒清要人以巧言合色目之去姦之後不容於士類

○日暈

辛酉日有重暈內赤外青夜月暈兩珥



癸亥以尹鉉為承政院都承旨柳順善為右副承旨申灑為同副承旨金偉為兵曹佐郎

史臣曰灑武人也麤鄙貪瀆本無知識侯舌出納之任豈此人所堪哉特以與宰相權轍為婚姻之家又善事權門冒入祿據之地祿後位至二品屢授節度重任姻婭膺仕之弊可勝嘆哉憲府啓曰同副承旨申灑非但素無物望前為守令亦有不謹之論頃擬聞帥之望物情猶以為未洽今者遽授本職尤為未便上教以武班中可當人並擬者欲養望為後日之用也為銓曹者若無其人則具由回啓未為不可而冗雜並擬亦為非矣請申灑遞差答曰如啓○以高益英締結李樛憑藉勢焰人多畏之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洪天民為兵曹叅知○日微暈兩珥

甲子日暈兩珥

乙丑憲府啓曰先王陵寢守護軍安接之策不得不極盡措

置然小民之怨亦不可不計也今者因禮曹公事使陵寢守護軍自占陵底民田一百四十餘結窮民一朝棄墳墓撤家舍流

辭怨呼之狀不可忍聞似非 聖世恤民之意豈無他善措  
之策請令該曹詳畫計議使彼此兩便答曰如啓○夜流星出  
河鼓星下入東方狀如拳尾長三尺許色白

丙寅 上親試文武臣于慶會樓下

史臣曰留意於試藝故命題製述科次論賞無月無之而於治道  
未見小補蓋舍本逐末故也以此之勤移於懋德樹本則其治效  
豈小哉惜乎有英明之資而無輔導之功初以元衡後以李探通  
源皆以瑣瑣姻婭導君無狀或以殺戮或以媚悅其終不亡幸矣

丁卯 上燕服見內宗親于慶會樓下 或射的或投壺且延冊使知音首各呈所能日景乃羅

賞賜有差

史臣曰以私朕會同姓不止於和樂而又過於遊逸是雖無  
角弓之怨豈合於行葦之禮乎一張一弛雖曰文武之道固  
遊罔逸乃有益禹之戒况一日之間萬樂至煩或至太康而  
忘則宴安之毒必及於生民矣近年以來玩物之習已成  
喪德之端見矣然而經席之上一無有進言者當時大臣諫

官尚不如鼎鑄之有耳者乎

○日微暈

戊辰 上御夕講○以李遂為侍講院文學李景明為承政院

注書○諫院啓曰字收之官無故而遷動乃病民之弊政平安  
虞候異於他道所當擇遣在京豈無可差之人而必以守令啓  
請擬望乎非但政體苟且使一邑之民受迎送之弊物情至為  
未便虞候宋重器請仍任信川以除民弊答曰如啓

史臣曰當今之時公道掃蕩私慾橫流賄賂公行請托紛紜  
武臣之流取朝廷之官爵任其情執政者亦不顧民弊而惟  
其人之所欲是從以未滿六朞之守令經代他道虞候其弊於  
民明矣而銓曹敢擬之是輕民力而賤公器夫如是仕路何  
由而清民生何由而蘇乎

巳巳 上聽朝啓

庚午 命罷 香室入番正字丁及忠義衛李

入啓 上特使薛里等問其情則忠義衛以  
食少苦之正字以食少移開故擊錄云

擊錄于友善堂政院

史臣曰近年以來名分不嚴人心強戾郎佐而毀僚上胥吏  
而害其官者比比有之至於支供之人亦怠於奉上一有糾  
檢輒欲告訴此豈義風也哉飯工之事實是頑悍只治其罪  
可也而又罪齋室之官是長告訐之風而夷名分之等也此  
豈聞鼓伸冤之本意乎大抵人君之賞罰必合於人情之好  
惡然後得其當矣今齋官之罪不著而遽命罷之聰明自用  
褊急叢勝之病甚矣

巳時太白見於午地

辛未傳于政院曰骨肉之親天性之至友愛之情豈間上下懿惠

公主

上姊下嫁于清原君韓景祿

有疾不得出入闕中故予不一見公主之

面鵲鴿之情將隔幽明予於念九當往見矣此事非予創開新  
例亦不無古事也予意政院知悉又傳曰行幸道路不遠去儀  
仗鼓吹各司負勿隨駕言于兵曹政院落曰人主之舉動必循  
乎禮法豈宜以法駕幸私第乎人主之親屬君臣禮截內外分  
嚴非家人兄弟之比也傳教以為不無古事 先朝雖或有如此

之事亦非後世之所當法也二十九日懿惠公主家請勿幸傳曰  
人主之舉雖曰必循禮法而人君當躬行孝悌之道 祖宗幸

大君公主家予未 知祖宗不循禮法也事關友愛往見病姊亦

未知至於不可也政院又啓曰人主一動必詢乎朝况今此之

舉非循禮之事請議于大臣禮官答曰予觀此稟未知果當也

此非開創自古有之而自上斟酌定之不須議于大臣禮官也

○憲府啓曰來二十九日 行幸於懿惠公主之家臣等伏觀傳

教之辭友愛之情出於天性凡在臣民孰不感激但舉動人君

之大節雖在不獲已之事不可不慎重况閭閻私第觀望所在

法駕親臨固非其所者乎 祖宗雖或有如此之事然時移勢

殊不可必為法於今日也此舉一開則非但公主之家因此驕

橫至於希息望幸者亦難保其必無也古人云殺乎情止乎禮義

今此行幸雖出於至情而揆之禮法慮其後弊所係甚重物情

極為未安請勿行幸答曰 成廟幸月山大君承膺大君家

成廟豈不計情禮而幸私第乎况予欲見病姊意已定矣後諫

院亦啓之皆不見

○巳時太白見於午地

壬申 上御慶會樓下親試文臣射儒生講經○以成詢為僉知中樞府事○傳于政院曰尚瑞院真長鄭彥義打其下人聲撤大內人臣不畏國家侵虐典僕恣行已意先罷後推○巳時太白見於午地日暈夜月暈

甲戌弘文館副提學姜士弼等上劄曰伏以情由已出禮以理制由已而出故情不可以經以理而制故禮不可以越人君在崇高之位處臣民之上其於一動一靜之間莫敢少忽於繩墨之外者以禮為之防也臣等伏覩 殿下欲幸公主之家至舉

鶴鴒之言 聖教懇惻孰不感激第以友愛之情雖出於無間上下之禮實嚴乎有截豈可徒循無間之情以蔑有截之禮乎先王一時之舉固出於偶爾恭所以取法於今日也必若後以為禮以遂非禮之舉則安知後世又以為藉而未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乎伏願 殿下屈情而遵禮伸禮而制情深慮後日

之弊以解臣民之惑予勝幸甚答曰此事非予創開古例多有而事關友愛何敢煩論予意盡諭於政院兩司矣○巳時太白見於午地

乙亥日微暈○平安道平壤大同江大船人馬并五十餘滿載過涉風雨大作天地晦冥男女各一人及馬一震死又壯男兒童一俱重傷而不至死

丙子上幸懿惠公主家

公主家進酌于上上登園中別申時館愛玩久之曰禁中無此勝際

還宮傳于政院曰米豆并五十石綿布紬并十疋同賜于公主家

史臣曰禮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猶不敢私相往來只

使大夫寧于兄弟今此懿惠乃一臣僚之妻也借曰有同氣

之愛而尊卑之等名分之嚴霄壤截然不可相接而以國君

之尊嚴幸閭巷之私第從容燕娛不知其為非禮之舉惜哉

○夜流星出河鼓星下入艮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

白

五月戊寅朔同副承旨高孟英啓曰小臣拜掃受由適有病過

限上來惶恐待罪傳于政院曰受由過限例為推考高孟英何以待罪也依例推考

○史臣曰孟英奴事李樛竊據清顯之地托以拜掃歸于其家一道守令畏其勢焰爭相賂遺人馬填門積粟盈庭留連偃息極其所欲告期已盡尚不即返故犯邦憲上來之後乃又偃然待罪無所顧忌其不恭之罪極矣

○日暈

己卯遣同知中樞府事李友閔金澍如京師友閔賀 聖節金

澍請改 宗系兼進賀

庚辰 上御朝啓○領議政尹元衡議王府推案不可傳示于他衙門政院只掌出納而已封送於大臣事體未穩自 祖宗朝入侍啓覆之際色承旨分明開讀自可知其大意也不須創開新例如不得已則啓覆日閣門外大臣與色承旨相與講說其大槩似為便當伏惟 上裁領府事右議政議與元衡同傳于政院曰依領右相議啓覆日閣門外色承旨講說其大槩使



大臣預知而入先是政院啓曰啓覆時禁府推案○午時太

白見於未地初昏歲星犯月月食歲星

史臣曰按天文志歲星者東方春木福德星也安靜中度則

吉盈縮失度則其國有變又按晉成帝咸康五年月犯歲星

在胃占曰國飢人流月犯歲星在昴占曰兵起然則歲之犯

月月之犯歲皆變之大也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言月

之於星猶君之於民也月之犯歲已失其道况歲之犯月不

臧之甚者乎然變不虛生必有所感當今之時異端行而正

道衰羣邪進而衆賢退外戚盛而公道廢威柄移而名分亂

人事之失如此天變之來豈其虛哉天人感應昭著如此而

尚不知警省則消變無日而終必有其應矣

辛巳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李樛專擅國朝權傾中外良善援引

曰臣於前日行幸時伏見漢江路邊人家漸密路甚狹窄不似

正路且不合於華使好見請令該曹給空代撤去

史臣曰無故撤民居非盛世事也樛以戚偉之臣先事逢

迎常以納寵固位為心探 上留意於逸豫則託言以華

使來觀知 上曾驚於馬逸則飾辭以入馬顛逸要其用心

必欲中君上之心而謀一己之寵小人逢君之態巧矣上寵

李探異甚至令神武門外白岳山麓會其相與者設威宴

招集歌姬舞妓極其戲嬉 上於後苑高處為之望見御

意珍饌無不畢致使之恣

意游樂其寵昵至此極矣

上曰啓意皆當矣領經筵事沈通源曰臣等考律文則被告者

罪若不死則誣告者亦以次律罪之今王福既免死而 上猶

以為非真無據然則石連亦當減死以次律罪之兩司以一眇民

之事累日論執甚妨事體如此則何時決乎 上曰大抵告者

雖以次律罪之亦未便故不允

壬午傳曰無辜被誅之人錄用其後少雪枉死之冤在 先朝

有此令典今當照舊奉行而窠闕乏少姑令兵曹軍職除授隨

闕叙用 史臣曰無辜枉死無逾於己卯乙巳之輩而士氣沮喪無有

言其伸雪者可勝痛哉

○巳時太白見於午地

史臣曰當今之時外戚專而公道廢異端行而正學蕪女謁  
盛而苞苴濫宦官親而賢士踈此皆陰陽盛衰之由而變之  
所以日見而不已者歟雖然天之示變乃實仁愛乎人君而  
警動之也為人君者苟能於天人之理消長之幾惕然加念  
思所以抑邪而培正則何人事之有失而天變之日見也

癸未諫院啓曰司僕寺官負以私奴頓同為馬賊亂行捶杖  
滿身殘傷之後不移牒該曹擅自囚禁仍致物故雖使頓同實  
為馬賊而任意侵官略無畏忌已為駭愕况頓同非罪寃死之狀物

議方騰不可只推而已司僕寺當該官負

判官成應吉

請罷職典獄署

官負不見該曹下帖只憑違法移文輒自囚繫已為非矣既囚之  
後至於物故必待該曹推問然後始報已死之由其為非亦大矣  
典獄署當該官負奉事崔迪請並罷職答曰論啓之意果當辨奸治賊  
自有呀掌亦有節次頓同雖實馬賊何敢亂打致死乎並如啓○  
巳時太白見於午地

甲申藥房都提調沈通源提調元混問安答曰予以軟質素患  
冬夏自今月初微有不寧之氣日候不調寒熱交攻氣頗不安  
又有宵膈感冒之證必以調然後漸自安矣仍傳曰凡事貴乎  
得中不可濫焉而酒之為禍自古大矣故古聖人有疏待作酒  
者 祖宗朝亦有戒酒之文降及後世人心風俗日漸不正不念  
禍大崇飲成習常時各處宣醞奉使之官恭謹者少麤鄙者多  
托於相勸憑藉奉命醉倒後已翌日午後例為復命事體未便  
而凡人之心能飲者誹笑不能飲者爭效能飲者亦不知  
禍大良可嘆也每觀內醫院釀酒公事引用他朔之米造釀似過  
有關國用故不得不如是矣然無事之時則斟酌勿濫預料適中  
不乏國用而已此予常懷故諭于卿等矣沈通源元混啓曰 上  
體如是不得已又調然後平復矣戒酒事 上教至當臣等不勝感激  
釀酒事國家有用則不可卒辨故例加繼請然自今後當如教斟  
酌為之

丙戌政院啓曰來十一日輪對取稟傳曰勿為

史臣曰輪對者國家於經筵召對之外別立此法每於一月以三度為定式而不計兩科蔭仕之人俾皆得陳其所懷也蓋以經筵召對之時則入參者皆待從臺諫而其他則不與焉故先王慮下情之或壅懼有懷之未達作為貽燕之謀昭示丕承之後今者非但因事屢廢雖時有賜對之日而所陳者非尋常之語則必病民之事立法之意固不若是矣嗚呼臺諫侍從之於經筵召對之間其所論達者百無一當則輪對之人亦不足責也而况一月之中賜對之日無幾則告朔之羊並與亡之可勝嘆哉

丁亥左贊成丁應斗

性似謹厚然隨人俯仰處事模稜到腰犀猶附李探更有何望 啟曰

禧陵丁字閣已改成丹青亦畢但靈幄殿及假閣十二日行告

祭後撤毀故仍留監役官而姑退軍人計功役則可於三四日

間畢就矣傳曰知道

戊子藥房都提調沈通源

中殿之從祖也人品麤鄙位在三公之列專以推利為事門庭如市賄賂

皆輔人提調元混問安答曰予元氣似弱曾膈感冒之氣仍存

日多則漸安矣勿為問安且凡人之病固宜無小大致慎防微

而人君之疾尤不可以時令而忽之也頃者卿等問候之日以

多日久調蘇氣荅之則政院當別稟視事當否待子命為之可也

而近來泛然仍稟有同平時此似異前例卿等知悉左副承旨

鄭惕性邪毒福意阿附啓曰小臣知上體不似平日而例稟

視事伏覩藥房下答之教不勝惶恐待罪答曰勿待罪○傳于

政廳曰副提學注擬之望吳祥甚合而何不見注耶祥時為藝

文館提學若為副提學則不得仍帶其職乎吏曹回啓曰以副

提學兼藝文者古無其人而藝文之職亦重故臣等雖知可合

參酌不注傳曰知道以姜士尚為弘文館副提學慶渾皆勞食

苟太為五衛將沈銓通源之猶子也貪色黷貨無所為僉知中樞

府事權信人物庸鄙以趨金百鈞性忌克從他笑罵以謀好爵

榮顯而不知其陋其貪為虎賁衛副護軍李後白雍容端重加

縱無厭南人甚苦之為虎賁衛副護軍李後白雍容端重加

文華守正不撓為弘文館副修撰權純信之猶子也曾沉下流為成均

館典籍○夜月暈

巳丑日暈

庚寅 上觸暑氣頗不豫夜召御醫問藥傳曰自日晚一身寒戰手足或寒或熱眼眩頭痛以何藥治之醫遂進香蘇散辛卯政院啓曰近日視事何以為之傳曰考例更稟政院回啓曰備考日記則視事之停必於仲夏廿日之後而節候若早熱則亦有停於望前之時今者非但日氣薰蒸上候亦連致愆和不稟視事何如傳曰如啓

史臣曰宋臣程頤氏有言曰人主一日之內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足以漸深成就董陶德性今之視事云者乃所以朝百僚御經筵之謂也而國家例於冬寒夏熱之時必稟停焉是可謂事之善者乎既不朝百僚御經筵則一日之內所與處者何人耶雖幸有召對之時而一日之曝亦何益於十寒哉而况 玉體之不豫乃是微恙而仲夏之候尚多清涼之氣反以 上候之愆和日氣之薰蒸而輒稟停之是必劫於藥房之數而阿旨為之也如是而望君德成

就也難矣

○夜月掩房第三星

壬辰政院啓曰良丁石思郎金因禮曹之啓已定冰夫而今者  
內苑內官欲以右人定花盆匠來呈文狀頻數改定似為未安  
而內官言先已啓達云故敢啓傳曰不小內苑花盆匠不可移  
定依文狀差定今後勿改掌內苑宦者欲以冰夫一人定花盆

政院政院啓其所呈之事是時  
上方留意花卉故有是事

史臣曰謹按召公訓武王之辭曰玩物喪志旨哉斯言非但  
為武王一時之戒也實萬代人君之所當服膺者也今夫妖  
花異卉是乃玩好之具而喪志之資也則為人君者固不可  
留意於其間也今反立生苑之官定花盆之匠不樂於崇玩  
好之具事喪志之資乎嗚呼君心漸移於玩物而下無進戒  
之辭今之大臣可謂有人乎

○日暈

癸巳命承旨成義國鄭惕監夕膳于

文昭延恩兩殿



甲午諫院啓曰南原府使黃允寬本以貧鄙之人到處作弊皆致凋殘其不容於公論久矣除授本職之初重被彈駁所當恐懼自戢而到任以來泛濫之狀倍於前昔官庫之藏視為已物陸輸海運恣行無忌加以懲斂無藝闔境怨苦物議騰播莫不痛憤請罷其職以懲其餘答曰傳播之言豈盡實乎除授之初已被物論赴任而後亦豈不謹乎不可罷職故不允後累啓不允

史臣曰允寬取元衡妾蘭貞之女為養女率歸于府衙恃勢貪縱官庫之物陸馱海運徵斂刻骨闔境嗷嗷故有是啓而命不允俞豈非元衡之故耶論執四日而停之諫院之畏權奸亦甚矣

○日暈

丁酉傳于政院曰侍講院之官輔養任重所當專於本職而方今戎事亦重京口粧船不可不擇人勤勤檢舉也頃者兵曹以輔德朴好元監董粧船事啓下雖曰往來檢舉以講院長官似

不專於輔養之任且文學李遂家患大疫不得入講云今方書  
遯事緊之時不可仍在其職並適之

戊戌傳于政廳曰輔德獨善以醇謹之人擇差

史臣曰 上之是教可謂知本矣世子 宗社之本也 宗

社安危只在於世子一心聖狂之間而為聖為狂實由於輔

養之人賢不肖如何耳可不慎其人以修其本乎昔成湯眷

眷敷求哲人俾輔後嗣而太甲不免為不順之𤝱狎敗度敗

禮樂覆先王之典刑當是之時苟無阿衡之左右則必不克

終允德以紹湯緒矣今我世子天資英明學免困蒙若得賢

正之士俾任輔導之責則拱把之材不勞就於規矩而近日

權奸擅政用舍顛倒春坊列僚頗有雜進之患是以書遞之

上曾有倦厭之失至貽 聖上之憂選任醇謹之命不得不

降於今日矣嗚呼為銓曹者不知擬以何人上答 聖教哉

○以吳祥為司憲府大司憲存有才華上喜奇大恒已卯清

子也心無定力每慮得失與感伴李樞游皆為諫官時以金弘

胤劫李戡為非遂彈之清議薄之○弘胤受元衡之發欲起禍

士林雖攻李戡意不在此為大為知中樞府事李權魏蒙無識  
恒所駁而止史臣誤聞而書之侯李權之門有同穿箭其論器  
畏入之議已也潛是匿形伺類已物色之矣旋黍重任名器  
容之狀言之也也題書未下同類已物色之矣旋黍重任名器  
亦辱時承旨有無乃李權輩為之耶既而題目下果然權諂事  
知何人為之也無乃李權輩為之耶既而題目下果然權諂事  
李權李戡之徒皆夜出入蹤迹詭秘成憲戡之子也而預知其  
所以然故先語於人權奸之交適內外接擅黨與至此極矣  
院同副承旨

史臣曰權無識貪鄙事同市井曾事尹元衡見元衡勢歇替事  
李揆其趨時附勢與李戡等為嘗為鍾城府使時求買牛畜於  
內地以為翻買胡馬與貂皮之資常向人誇之曰吾買此當送  
于關西時李揆為關西方伯也至是揆還朝擅弄朝權權之  
為此職實出於彼也

高孟英福迫邪刻如其心多歷為折衝將行忠武衛上護軍

朴好元為禮賓寺正趙德源性行纒雜加以論卑又多冒色之失

思得諫謹之人以為輔養東官之官而特命反為侍講院輔德

李訥為司憲府掌令丁胤禧性以安詳又好讀書但急於謀

之故也初上欲以諄謹之人為講院之官意甚善矣而特命  
反於此二人何也惜身奸邪欺蔽朱紫混真雖有善意其如此何為

侍講院弼善特洪仁慶資稟溫雅處心行事雖無特立之稱亦不為衆流所混可人也為弘文館副

應教尹百源元老之子也世以驕妄輕狹稱之而實則邪毒荒佻登第擇藝之災涼而趨之元衡其叔父也背而入李探

之門父事之今竊耳目之官識者憂其亂政初元衡殺元老百源怨之欲報刀不能也見上倚重李盡日夜交游阿順其意如奴隸焉

及百源得志驕縱自恣反欲殺善善類其及也宜為司憲府持平李選人物汙下人或稱

妻嘗謀殺其主事見而亡選及匿之因以畜為侍講院文學○日

暈

壬寅傳于政院曰予觀近來呈上言者漸多雖似雜亂豈無寬

憫之事乎為國愛民之道莫如防姦除弊而亦使衆庶解冤也

若涉於恩典該曹不得擅之事則陳疏未為不可其餘細事則

白當呈該曹而至於上言是必該曹不能詳察解決致有冤憫故

也今後更加詳察以解民冤事言于各府各曹且全家之罪乃一

罪之次而陳疏欲免者多有之事涉泛濫回啓時請辨事並言

于該曹

史臣曰 上之是教然矣但不知致此之由而徒責其該司

之不能詳察不亦末乎近年以來國綱解弛公道板蕩奸細

之徒或以詭詐之術得遂其欲故人爭效之歲繁月衆至於一行幸之所呈動至千人嗚呼誰任其咎若振頽綱以公滅私以正大之心行正大之政自 上先杜其源則雜亂之訴泛濫之呈自然息矣

癸卯命官試弘文錄製述被抄文臣于勤政殿庭○傳于政院曰為民除害莫如捉虎捕盜所當論賞使之勸勵也昨下上言令該司詳察回啓且國家常恤獄囚之多滯或有下書而責令速決昨見禮曹啓辭則已於辛酉年間承服獄事越不移文決放到今滯繫不察甚矣其時色郎廳及色吏推考

甲辰夜巽方南方如火氣

丙午以尹鉉為工曹參判

特旨

成世章為咸鏡道觀察使姜士尚

為承政院都承旨奇大恒為弘文館副提學朴栗為兵曹正諫

河晉寶為司憲府持平俞泓為弘文館校理李後白為吏曹佐郎

趙元瑞為成均館典籍李遵為弘文館副修撰黃廷或為清洪道

都事

六月丁未朔日

戊申傳曰慈壽宮新仁壽宮修理處摘奸則多有稽緩之事嚴督

事言于該曹

遣內官摘奸而有是教

史臣曰慈壽宮雖曰為

先王後宮而設也實則修齋奉佛

以為祈福之所事甚誣矣今者左道方盛羣尼咸萃有一慈

壽足以慶

先王之後宮而又設新宮以廣奉佛之場惑之

甚也

已酉 上命史官摘奸刑獄傳曰刑官之任非特詰奸匿刑暴

亂須有慈祥愛民之心然後民無冤枉而獄無滯囚矣平時尚

不可不慎况冬夏萬物俱傷之時乎今方苦熱拘囚盈獄殊乖

體國家欽恤之意豈無民寃乎不關難囚斯速決故事言于刑

曹

史臣曰刑為輔治之具仁乃用刑之本也是故下車而泣辜

為囚而求生此帝王所以用刑以仁之大德也今 上念赤

子程枯於盛暑之中遣史官察其縲紲之多少下 聖旨諭

以欽恤之意雖古之開釋無辜何以加此然當今之患在於徒有仁心仁聞民不被其澤者豈不由於務外而不務其內徒言而不求其心哉 上能求之於心而務其內則下皆以聖上之心為心從欲以治罔干予正矣何憂乎刑獄之多滯而民不保其肢體也哉

○夜流星出立星下入南方狀如鉞尾長四五尺許色白

庚戌領議政尹元衡啓曰臣近來累經大病元氣衰憊百疾交作兩脚寒冷步趨艱難將為廢疾之人欲於今月念時晦間沐浴于廣州椒水而但宰相勿令受由者為畿甸供億之弊也臣自齋糧物勿欲貽弊於畿邑故敢啓

其妻闌貞所欲故有此啓一家無從之或被子田野畿甸成集供億之費民志

之苦 答曰如啓傳曰大臣體貌宜重何敢自齋糧物乎食物諸具備給事諭于京畿監司給馬事言于兵曹

史臣曰領議政尹元衡來請受由之時歷舉畿甸供億之弊請齋糧以往則可謂大臣之言也至於往彼沐浴之日不計農月之弊舉家以行則是亦大臣之事乎矧其沐浴之處造成假家填

塞民田供役之負絡繹載路一遺為之騷擾民無把鋤於南畝  
則其所以欲自齎糧祛弊以往者是誰言也所以坐視騷擾之弊  
不以為念者此誠何心哉然則今日之請自齎糧以往者所以  
固其供億之命也嗚呼大臣人主之腹心也而上以欺君下以  
病民使其人主孤立而無恃邦本崩折而莫恤則將焉用彼  
相哉

癸丑 上召對○巳時太白見於午地

史臣曰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夫星辰之於天也躔有  
常行有度不可以紊者天之道也若行之而失其道見之而  
非其時者所以感於下而變於上也是以為人君者若遇其變  
則思其所以致之之由盡其所以弭之之道故災不為災而國  
無虞矣當今之時苟求其故而言之則陰盛陽微之徵也下陵  
上替之象也外戚之專擅閹寺之橫恣異端之熾盛未有甚於  
此時而慢不知戒則天之示變不亦斯頻乎

○夜有氣一道色黃白起巽方至北方如練布天暫時而滅



甲寅夜黑雲一度如氣自坤方指巽方長可一匹許良久乃滅  
乙卯 上召對○義禁府啓曰罪人玉福還配濟州時留連不  
發至于旬月極為駭愕請拿采推治傳曰觀此啓意國無紀綱  
極為駭愕玉福前有重罪定配孤島頃者怨上之言似非無據再  
負重罪特垂好生之仁還發配所而不畏國家不有君命中  
間留連恣意出入今若輕治則國綱尤為板蕩法令豈能行乎  
被訴怨上之言及不畏國家不有君命中間留連不即發還之  
由拿來窮推

史臣曰法者所以定民志也刑者所以禁民慾也法立而旋廢  
刑決而復問其何以禁民慾而定民意哉及汗之令戒之於  
義易片言以決稱之於聖門者豈有他哉行法一於公而無  
私斷獄一於律而不枉執此之法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  
四時則刑不濫而民無冤矣今者玉福致怨 慈殿之罪他  
無證驗既已決放而今又復問其罪則此所以鍛鍊已決之  
獄也豈是聖人率由先王之法而不徇一己之私也哉刑人

殺人惟其意而不問其律從重從輕徇其情而不顧其法則法不見信而民不措其手足矣可不慎哉

丙辰憲府啓曰近來紀綱解弛人不畏法豈不寒心在貴近之

地者下民之所具瞻而從化者也清原君韓景祿性龐持勢縱酒淫色無所

不至以一品駙馬為王室至親非但不以操持敬忌為心惟以放

蕩沈疇為事前者累被罪譴而少無懲艾頃日罪人玉福之還

發配吓敢與之留連都下又與之往還南陽擅留不遣今已閱

月縱恣無狀至於此極遠近見聞莫不駭愕朝廷之紀綱何在

請下禁府推鞠治罪南陽府使李楫與清原君為婚縱淫為黨請並推治答

曰觀此啓意極為駭愕然以一品駙馬又參功臣下禁府似過

先罪後推李楫推考久啓不允○諫院啓曰近來紀綱不立人

不畏法寒心之事固非一二苟欲行法當自貴近始玉福以致

怨慈殿至發還配所則非尋常罪人之比而清原府院君韓景祿

府承命發還配所則非尋常罪人之比而清原府院君韓景祿

擅留重罪之人至逾數旬之久非但狎遊都下略無畏忌亦且

橫行畿邑多日乃還其不有國法縱恣無狀極矣况玉福之得罪遠放實由於景祿則尤當恐懼自省而少不懲艾乃至於此凡在見聞莫不駭愕請竄黜門外以治驕橫之罪答曰清原君有病妄悖之事自上非不知之而不畏國法縱恣無忌子甚痛憤然以憲府之啓斟酌處置今雖竄黜似難懲戒使之杜門省愆可也以啓不允

史臣曰治其罪而不牽於私息則人有所懲焉釋其罪而不蔽於私惡則人有所服焉人君之於治罪釋罪也豈敢舍其公而徇於私哉夫靈川尉申穰清原君韓景祿以慈殿視之則同是駙馬也而一則有罪必竄而使不容於國都一則犯罪或釋而猶不示之國法此所謂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也是以恃寵者日益放肆而無所畏忌抱冤者日益憫鬱而無地告訴是豈人君用刑之得其道也哉

丁巳以高孟英為吏曹參議俞泓為兵曹正郎李彥怡為兵曹

佐郎柳昌門為會寧府使金秀文

為人眼如電光有膽略乙卯年為濟州牧使倭寇圍城以

寡禦衆卒有大功以此招羅為同知中樞府事許擘為司直○  
三為平安兵使甚得士卒心

日暈夜月暈

戊午 上召對

已未下黃海道觀察使李澤狀啓安岳郡人張執等呈狀郡守南畢星到任以來除革宿弊流民

還集願借今年以副于政院曰安岳郡守南畢星仍任今年似民望監司因此狀啓

為無妨乎商量回啓事言于吏曹

庚申諫院啓曰近來紀綱不振公論不行奸偽益滋虛誣成風

守令之教誘其民使之譽已前日李樛之兄李樛為

堂上此弊習難救安岳郡守南畢星慈殿之候也年既衰老且

其一也治聲未著弊政頗多民欺周朝廷其用心奸請極矣得滿瓜

期亦云足矣為觀察使者非不知政治之得失而輕聽郡民之

瞞訴至於塵瀆 天聽願借一年夫六期三期之法載在合甲

堅如金石雖有賢能卓異者不可以一人而廢 先王之典况

如畢星者乎黃海道觀察使李澤為一道之主不察畢星之能

矣 推考畢星請勿仍任以社奸濫之弊否而達啓請留怯於威勢甚曰南畢星勿仍任黃海

道監司推考○巳時太白見於午地

壬戌下清洪道觀察使元朴狀啓于政院曰今觀海美縣癘疫

熾費相當藥斯速下送

癸亥月有食之

甲子憲府啓曰近來紀綱解弛人心怠慢私情所在法不暇顧  
為訟官者率皆淹延間有恪勤供職不事淹延者則傍觀而竊  
笑之指以為生事之階時習至此極為寒心臣等取刑曹漢城  
府掌隸院年久未決辭訟作文而考之漢城府判官張任重庶  
尹成泰國叅軍朴永錫掌隸院司議姜公翰時任司議柳安根  
請並罷司評李應慶依官式捧招後不決者今至五朔刑曹正  
郎鄭應奎自掌隸院移來公事元隻不現稱云不為聽理至於  
六朔之久其為淹延之狀著矣請並推考治罪以懲後來如此  
之習答曰並如啓

乙丑刑曹叅判柳潛

優游不決失於職事  
可謂尸其位者也

啓曰安岳死囚朴必石推

案去二月闔失而移文安岳謄書上來後詳覆則獄囚必滯惶恐待

罪傳曰國家斷死刑事體非輕死囚作文闕失獄囚久滯極為未便為刑官者亦不能致察也勿待罪

史臣曰嗚呼國無紀綱而朝多尸素之官至於刑官所以詰奸懲刑暴亂也而猶不慎察有罪者脫漏而不問無罪者橫羅而不辨淹延歲月曠廢厥職則法令何由而施勸懲何由而行哉今者重囚推案忘置不問至于五月覲然來辭則刑官之食祿而所鑿者何事悠悠泛泛此當今痛切之病也可勝歎哉

○諫院啓曰臣等伏見地理學前銜李麒旭前錄事裴璩等所陳之辭極而恠誕聖明之下安有如此之事哉非但可愕實為可憂也地理之說三代以上無有故周公之制惟筮宅卜日孔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兩漢以來其術始出各立吉凶禍福之說惑世誣民大為民生之害而有識之士則皆不取焉不經之說用之塚地猶云不可而况用之於都邑乎夫國家之吉凶運祚之脩短皆係於天命人心之去留固無關於地理而邪

說之興易以惑人者禍福動之也若曰某山水某道路不利於國則聞者皆以為臣子之所不忍故其術得以行苟非聖主明君洞照而禁抑之以明其理之必無則安能禁妖媚之輩乘隙而進哉今者李麒旭等敢將無稽之說陰試朝廷之意乃曰某山之路塞之則吉某路之坑不填則凶某地某青龍之脉某地某白虎之脉橫腰大路皆可裨補其缺陷而紛然雜陳以肆其譎張焉當初建都之時形勢之拱揖向背道路之縱橫迂直既已審擇而詳定非後日之所宜更說也此輩俱以鹵莽之術設此愚妄之言雖因該曹之所防終不為累於聖世而其妖恠之端猶足以高矢於後時安知繼踵而起者不曰某地民居可撤某方城門可塞某里某坊可營寺刹某邑某山可立塔廟顛倒吉凶誑惑人心使祈天永命之實終歸於荒誕無憑之地哉言之至此其憂甚大今不懲之則末流難救請推考痛治以正妖言之罪○憲府啓曰國家山川形勢已卜於相宅定鼎之日陵谷變遷理勢之所必然者隨其壞缺輒加裨補此豈人力之所可

堪而有取損益於金湯之形勢乎若山脊山麓之有禁則非為  
風水吉凶之說而已也王宮國都體勢所關之地不宜侵占斷  
之意也臣等伏見裴琛李麒旭上言敢以不經恠誕之辭飾以  
吉凶禍福之言其意必在於自 上採用其說而爵祿之及於  
身也幸賴自 上知其邪說之不經例下該司議于大臣而終歸  
於不用今雖不用其言若不治其罪則誠恐邪類之欲售其術  
者接踵而起有同喪世之事也此妨政害治之甚者請推考痛  
治以示嫉邪之意又啓曰臣等伏見刑曹參判柳潛待罪之辭  
至為駭愕不小死囚推案自本曹報于政府自政府詳覆還曹在  
於去二月二十一日而忘置不問至於五朔之久始覺其闕失其為尸  
官不職孰有大於此者乎請其時堂上判書李夢亮前後色郎廳  
佐郎朴律並罷職時任堂上判書金鐘線並通差各兩司曰皆  
成壽益議柳仲郢

如啓

丙寅以元混為資憲大夫刑曹判書

特命也

俞絳為戶曹參判南

宮忱為刑曹參判尹仁恕為漢城府左尹鄭宗榮為右尹韓沃



為刑曹參議崔顥為弘文館校理金命元為博士許曄為三陟府使

丁卯慶尚道鎮海昌原大雨漂沒人家甚多

戊辰憲府啓曰奏請使金澍請除當次赴京之人以譯官稱為軍官子弟口傳而帶去者五人聖節使李友閔以譯官稱為子弟而帶去者一人其帶去者既無武才而以此譯官代他譯官其牟利而去者已矣為使臣者不計事體至為非矣請金澍李友閔回還後推考帶去譯官亦令回還後推治答曰如啓

史臣曰奏請使金澍惟念鳩貨之寔務而不恤禮義之有稱非徒以譯官稱為子弟軍官而帶去者濫至於五而又有富賈市人以為奇貨而率行者亦多有焉則是其以抱布求市為已務而至於奏請宗系則視為末事者也廉恥之喪貪濫之恣至於此極莫敢忌憚則四維之不張而國家之滅亡可立而待也嗚呼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今也一有赴京之行則紛紜貿易之命自內而下者罔有紀極則其何以檢其

使臣之行而治其奸濫之罪哉然則金澍之所以不顧廉耻  
務為牟利者亦有效於內用之濫為貿易罔有禁抑者也詩  
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可不謹哉

乙巳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慶尚道熊川大雨僧人三名漂死

庚午以朴謹元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李訥為司憲府執義柳從

善為弘文館典翰尹百源為司憲府掌令柳典為兵曹正郎朴

仁元為司憲府持平鄭淹為兵曹佐郎李廷賓往在辛酉上

五人臺諫以糾集不公失諍不允及過天變乃命罷其魁未閱數

也至于今年三月 上幸泮宮試士廷賓得建其魁未閱數

尚而薦入兵曹又轉為正言歷仕未多年為司諫院正言○日

**暈** 辛未諫院啓曰平陽君金舜臯年既衰耗性又麤暴自為捕盜

大將以來處事顛倒益甚苟指為盜不辨虛實亂行箠杖無辜

之民橫殞性命者亦多或以私嫌搆陷之非但閭巷怨咨至於

士族子弟圍捕困辱無所不至不可仍授大將之任請命適差

以息威蕪著之人十分擇差答曰如啓○以李戡為司憲府大

司憲

探會容戲與焉探之效妻自外至戲

吳祥為兵曹參判洪

天民為吏曹參議睦詹為兵曹參知金百鈞為司諫院大司諫

尹毅中

性度溫雅人皆愛之

為承政院都承旨朴啓賢為左承旨韓沃為

右承旨姜士弼為同副承旨李翎趨附李探以得顯用為司憲府執義權

純黃三省

性本使懷趨附勢人皆鄙之

為掌令崔顯尹之亨為持平

壬申以成詢為兵曹參議李楨

有志學問嘗為親外補所至有聲績自號龜巖

為刑曹

參議柳從善為弘文館直提學李光軫清雅慎默人皆取焉為司僕寺正

李詔為弘文館校理李友閔

外雖雍容內實輕率行已處事人多非之

為僉知中樞

府事○刑曹啓曰詐飾妖言惑世誣民罪涉一律固當取服照

律而今者裴琛時未取服而照律事判下矣取服後照律何如

傳曰裴琛以無識妄訴照律可也

史臣曰人主之所當尊崇以扶持者正道也所當嫉惡以擯

斥者邪說也正直之道無偏無黨而置國步於和平之治邪

僻之說如呪如詛而盡人心於壽張之言此人君所以好之

惡之一出於誠而不可少有疑惜者也裴琛李麒旭以庸末

之流教恠僻之說敢以國運之脩短人事之吉凶皆係於地理之旺虛山脉之向背詐飾百端欺罔四聰則是固聖人之所嫉而明世之所當痛抑者也投畀有北可也置諸重律可也使其邪說之人截踪隱迹不得繼踵而開喙亦可也奈何推訊情迹而不為究竟以無識妄訴而輕照其律是上之所所以知其說之邪而不能真知其邪臣恐邪僻之說鑽隙而日進 聖明之聽或有時而惑焉則其何以息邪說而正人心也哉大抵正道之廢未有甚於此時邪說之興亦未有盛於此時者也有如地理之說推命之書紛紜蝟起而眩惑人心者有不可以一二言焉崇惑佛法而愛養髡類無山不寺無寺不奉則此其明世之蠹竦而正道之榛荒也其孰能火其書人其人而回世道於光明正大之域哉

癸酉大司憲李戡啓曰小臣不學無識庸劣最甚幸忝科第濫荷 天恩身躋宰班揆分何堪愧懼之心常切于中不意今者非常恩命遽加於夢寐之所不及驚惶隕越無地措躬若貪戀

息私強顏以行則一時譏議有不足顧奈國事何名器自此不重而大累 聖上知人之明尤不勝憫迫之至伏望 聖慈亟遣臣職以重名器

史臣曰其麤暴兇悖平生所為無非賊善害能之事百鈞邪毒陰狡善於乘機俱與李樛締結作為腹心爪牙今者以此兩人為耳目長官國家之事可謂痛哭流涕者也

荅曰鄉非不合宜勿辭○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甲戌諫院啓曰銀臺職掌絲綸責專出納苟非名望浹洽於人則不可一日冒忝而近來銓曹冗雜注擬未免有苟充之譏右承旨韓沃素無物望見賤於士林久矣前為承旨時物情莫不叛恠故既適之後絕不更擬到今銓曹不憚公論苟且擬望至為非矣請適韓沃十分擇差以重喉舌之任

是時銀臺之員太半李樛之客而大

批於進取故為其所駁

答曰今觀諫院啓辭苟且擬望之論正合予意勿

拘常例十分擇擬而在京者之可合之人則近京守令曾經承旨者並擬之○吏曹判書鄭惟吉叅判李重慶啓曰臣等俱以無

似待罪銓曹用人之際雖常加難慎而識鑑不明未能決於輿情  
以致公論之非在職未安請適臣等之職答曰卿等循例注擬宜勿  
辭

史臣曰既以常循舊例為非而旋以循例注擬為勿辭則辭之  
以何事而勿辭以何意也為之辭而未蒙允者寧無愧赧于  
中乎

史臣曰前日之政以李戡金百鈞擬於兩司長官此則為盡職  
而擬沃於承旨獨為不職乎惜乎重慶不足深責惟吉亦如  
是貪榮冒恥一何甚也

○以李希儉為右承旨姜士尚為僉知中樞府事權應昌

早年

未見廉隅中途被竄終免大禍人以富之  
貴宰相目之為守令民不見惠時議短

為五衛將朴謹元為副

護軍

乙亥司僕寺提調啓曰本寺非他各司之比官負必須久任然後  
一應職務庶幾修舉副正李餘慶今為瑞興府使馬籍重事至為  
虛踈請李餘慶副正仍任何如傳曰如啓

史臣曰人臣之患莫大於誣上行私一開其端末流難救其漸雖微豈不寒心今者司僕寺提調以李餘慶之為府使慮其馬政之虛踈而至於啟請仍任未知提調之意必以馬籍為一國重事而且使餘慶為其副正然後始得修舉而更無他人可堪其任者乎此不過餘慶有規避之心而提調曲循其私情耳其意專在於餘慶而托稱司僕之為重其不幾於誣上行私乎嗚呼提調尚震尹元衡也茲皆百僚之領首一國之具瞻而所為如是可勝嘆哉

○日暈

丙子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七月丁丑朔日暈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戊寅夜流星出王良星下八騰蛇星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白  
流星出八穀星入內階星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己卯夜流星出奎星入危星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庚辰憲府啟曰瑞興凋弊空虛為一道之最司僕寺副正雖曰久任

一司之事專委下官而了不聞知今若徒委諸馬籍之重而輕改已授之人則將棄之邑蘇復無期而亦恐開規避之路也請李餘慶仍任瑞興答曰如啓○日暈

辛巳刑曹啓曰前典洵司直長裴琛敢將不經妖誕之說陰試朝廷乃曰某山之路塞之則吉某路之坑不填則凶其意在於自上採用其說而爵祿之及於其身請依律決杖一百流二千里命除流○憲府啓曰前錄事裴琛上言之事妖誕莫甚此說得行於世則其誑惑人心而妨政害治豈有大於此哉所當深惡痛斥之以正妖言之罪而命以無識妄訴照律失其正律又以除流杖贖全釋之裴琛所服之罪只奪告身而已前錄事告身有無有何關乎今若不治以准律則非徒鼓扇邪說者將無所懲繼踵而起抑無以示明時抑邪之意物情至為未便請裴琛依律定罪答曰今若至於流配則亦似不中當量改矣○以黃瑞為弘文館典翰尹百源為奉常寺副正姜克誠為議政府令人李陽元為弘文館應教○午時太白見於未地初昏有



氣自震方至乾方色青黑暫時而滅夜五更流星出天津星入危星下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光照地良久而滅流星出輦道星下入牛星狀如梨尾長五六尺許色赤有光○平安道永柔縣男一人雷震死

壬午兵曹啓曰昨日東宮立役選上以其價布點退之故差備門近慶高聲痛哭至為頑惡令做司推考痛治答曰如啓

史臣曰生民之困瘁未有甚於此時而百役之中選上之皆為最故流亡者多而見存者少列邑例以一族充送而各司捧納之際其為刀蹬之狀有不可勝言者遠方愚氓不勝悶迫之情至於痛哭而不自已焉則仁人之心所不可忍聞而反為啓請使之痛治宮門咫尺之下尚有如是之患况彼遐方絕域之外哉

○辰時太白見於未時日微暈夜流星出北方雲中入乾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赤有光月微暈流星出天倉星入羽林星下狀如梨尾長四五尺許色白

癸未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甲申夜流星出河鼓星下入斗星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白

○平安道平壤兩草實

丙戌三公領府事備邊司同議啓曰臣等伏覩京畿黃海清洪全羅慶尚道防備狀啓則各官各浦戰艦機械一皆朽破軍器諸具多有虧缺至於禦敵最關銃筒亦多遺失極為駭愕大抵衛國之策莫過於訓兵鍊卒其在平時預擇勇健試射養銳作為部統使不忘戰及其有變登時赴敵庶無蒼皇失措之患而各官能射之抄其如武業良家子弟一不參選率以不解操弓下賤之類備數編錄脫有賊變無與捍禦土崩之患難保其必無至為寒心治戰艦備器械選兵卒等事兵使水使當任其責而惰慢已痼雖有朝廷命令略不動念廢而不舉使防備解弛至此罪應難逭觀察使專制一道受任方面殊無委寄兼察之意亦不可不同受其責固當並治其不職之罪矣姑以此意嚴辭下書峻責勅令修備而明年摘奸一有愆違之狀則當以不

饒之意全羅慶尚觀察使兵使水使處下諭何如答曰如啓

丁亥憲府啓曰右叅贊李夢亮身居六卿之位敢為自明至於

觀之其中所以前任刑曹判書時死囚作文見失之事既罷而還改之

臣等未知其可也作文取來之時夢亮雖以服制在家一司之事無

非長官所嘗摠治則其所以致此作文之失者是誰之過刑官之任莫

重於要囚而其推案來去有無矇不知覺使久繫之囚經時而不

得啓覆官吏之怠慢不職至此極矣其時判書烏可獨免乎况

各房公事該吏來告亦是舊規則尤不可諉諸不仕而有所區別

於其間忘置不問之責自有所歸並置應罷之中未有不可而

其時法官敢為之論解未知其意也且夢亮當其坐罷之時顯有

苟且之事發於公論已久不可仍在其職請命罷職答曰如啓

戊子以李廷賓為吏曹佐郎廷賓取美官如一家事銓郎薦望

類之謀廷實為佐郎未及署經探將為判書恐以相避之故未

及為先生囑兩司即為齊坐人皆唾罵○廷實盪占科第未數

月其父探時其威勢欲其驕貴無所不至廷實亦一無識愚妄

之人貪縱無狀門庭如市探人財貨奪人歲獲與探無異荒于

酒色與金律柳永吉李成憲之輩為日夜之飲雖人家麻蕪市

肆店舍勢娼恣酒不擇所而寢宿尹百源常與焉其所以圖躋

顯仕要歷清班者極其心願以或不副必肆怨詆人皆畏避故  
其為兵郎也其表兄沈義謙方為吏曹佐郎不可注擬而由煇

迫蹙終不得之相避之法自此而毀且探愚妻龐鄙少無行檢為  
士林所不容故不得為天曹郎常憤憤于心及廷賓登第自以

已之威勢可圖而得之而沈義謙方在其曹患無隙可乘適義謙  
以肄習官中考見適欣然幸之遂迫促圖囑其時在天曹者朴素

交感故如朴謹元之輩亦未免性來脆弱甚矣在傍而贊議者  
如丁應斗在曹而異同者尹仁涵况如奇大恒之輩乎以此不得已

而終有是除廷賓既得之益張其勢將援引其類先薦李彥怡次  
及柳永吉計已定焉乃樞之意也其時尹仁涵淺其同僚可

之言于樞甚銜之又李成憲戲之子也其未為注書也斬薦於樞  
苑奉教河應臨嘗與李重慶往來歡甚重慶戲之切戚也重慶力

薦成憲應臨在館屢言及之而同僚不對故事不諧焉其後成憲  
往一翰林家問其當時完議之言不對則歷舉而言曰吾所聞如

此而固諱之何也如我者豈得為幹林也云以此知其言之淺也  
戲聞而亦銜之故時人之少有慎喜男為刑曹佐郎申湛厚稟敦

名字者二人疾之如仇讐焉  
遺安宗道宗道與李戲李重慶輩同里開交契甚密常語戲輩曰  
愛安宗道吾洞之盛比來極矣盛衰憂樂當終始共之其人

此倭如為司諫院正言  
已丑夜流星出北斗星八王良星狀如拳尾長二丈許色赤

庚寅傳于政院曰清州牧使李增榮陰人也早有才名屢屈不伸

資自昔大君見師傳不拜增榮為師傳方在上之冲年而見其天

榮資異凡首陳禮法之為重則上為之拜焉及上登位優禮皆

善治之迹故遂命陞堂上

謂榮幸可身死云此人潜邱師傳而有廉謹之行不意如此予

乃痛悼喪柩護送事下諭于清洪監司仍傳曰當代潜邱師傳

廉謹之人不意身死予用痛悼追贈二品之職且別致祭事言

于該曹贈戶曹參判禮曹郎官奉命往祭

史臣曰憂其病而為之問疾焉聞其計而為之痛悼焉贈其

職而為之別祭焉上之於增榮終始無憾矣若使增榮有

聞於性理之學而導迪乎蒙養之初則聖功成就烏可測

乎而到今追念亦豈止此而已哉

○慶尚道密陽男一人雷震死

辛卯洪川副守瓊

順川正瑄之弟瑄師事李伸虎解家禮小學等書為中廟仁廟兩大正心喪三年經席

之上言其賢故特命陞職

瓊亦其薰陶稱有知識上疏曰伏以宗室末裔受恩感激

常懷慨然之志末上遇遯之章今因延恩殿入番謹達微衷

竊惟文昭殿延恩殿之始立也宗親代奠薛里宜寺典祀祭

奉糾掌禮既殷矣官既備矣雖以周家之盛時未遑於制作而

恭惟我主上殿下奉先思孝克盡誠敬宜乎具僚率職罔有

違越奈何邇年以來私為轉其禮法以毀奉行之者視為尋常  
或有攘竊供物而不問或有再進退膳而不察致令享祀不潔  
清臣恐 祖宗在天之靈不即饗於如不祭之祭也此臣之所  
以痛哭而流涕者也今欲以此歸咎於宗親則宗親誰敢執其  
咎歸罪於薛里則薛里不全有其罪積弊成習固非一朝夕之  
故也國之大事在祀之意安在而亦可謂有有乎顯若之實乎  
臣之意以謂入番宗親擇其有識秩高者以為之則必能體

殿下追遠之心而下人有所畏戢矣薛里擇其謹慎者以為之  
則必能體 殿下如在之誠而無是謂不欽之嘆矣能行此二

者則參奉不為薛里之所劫有以盡其職分之當為矣至如各

道進上奉常寺官負殿參奉眼同請臺監捧納之後他官負開

封用之之時所除之物不為詳錄而委諸庫子故庫子有以為

已之私臣請各道進上出入之數為重記解由

文書之名乃於  
交代之際備載

則支供有裕而享祀潔清矣各司供上官負等不

其受授之物以  
憑後日之考

為賈持雖或有躬進者亦自其家直來中間茲吏之輩不無用術

之患請各司供上一依受教躬親進之意則進排得體而享

祀潔清矣語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伏願殿

下留意焉傳曰觀此疏中之意予嘉為國之誠薛里則自内例

為擇差今當更加擇定也宗親頻數入番然後慣識殿中之事

可能糾察積弊而若以元定三十員分番則一二朔間必一二

度入番太稀未便今下備忘記入番宗親相考實差二十員預

差十員實差有故然後預差充補實差無故時則預差勿為入

番而實預差有闕則例為取稟事言于宗簿寺他餘件亦分

曹殿提調同議回啓

壬辰以李標即中要之外舅也超音越叙不冒數歲遠

險居家則從法黠貨在官則擅弄權柄引進險邪作為心腹聲勢既張莫敢誰何且日為國家禍者非此而誰歟為文

曹判書

史臣曰標之不善人孰不知而畏其勢焰懷其推薦一時名

士靡然趨附不入其門者其有幾哉嗚呼士習至此可勝歎

哉

鄭惟吉為工曹判書朴謹元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洪仁慶為議  
政府舍人柳永吉為司諫院獻納李遴為弘文館校理具思孟  
為副校理李廷賓父稷為吏判故適焉入則銓曹出則言官府拾清要益恣驕橫為司諫院正  
言沈義謙安宗道為弘文館副修撰○諫院啓曰災傷敬差官  
例雖差出自五六年來特遣御史者非但除弊實欲重其任也  
若並使望輕之人苟充使命則守令及下人先有陵侮之心踏  
驗等事視以為尋常誰復聞風而有所敬畏哉况分往左右道  
淹延日月則驛路之弊莫此為甚請勿遣敬差官臨時特遣鄉  
史答曰如啓○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癸巳吏曹判書李樛啓曰臣本以庸劣之人遭遇 聖明越序

驟陞揆分已濫前叨兩曹曾為禮書判未免在梁之誚何圖不次之

命遽出羣情之所不及乎聞命愧慄若無所容顧念天官乃是

治本秉進退人物之權行激濁揚清之政苟非高才重望者豈

能對揚 天哲厭塞人望乎名器妄假所損非輕况謬授銓權

於非人以望俊乂之在官乎用舍失當休戚所係豈不重可畏



我當今老成之臣博識之才不為不多伏望亟命改授一以釋  
小臣悶迫之情一以重國家銓注之任答曰卿非不合勿辭一  
啓曰伏聞 上教尤為感激惶怖臣之懣辭實畏尸忝臣本病  
人不喜交遊杜門艱保且立朝未久所識亦寡何能博識人品  
才器之當否而銓叙得宜乎冒據妄施顛倒失當則臣身不暇  
恤恐累 聖世清明之治情出自知辭非循例伏望更加三思  
改授可堪之人臣恐未副 聖上委任之意敢此再瀆不勝戰  
栗之至

史臣曰揆之此辭果非循例而出於其情乎其身之有病未可  
知也若以不喜交遊杜門艱保之語觀之則甚矣言之不直也  
引進趨附布列清班是可謂不喜其交遊者乎車馬填塞閭  
巷如市亦可謂杜門而艱保者乎此所謂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者歟抑亦佯欲辭退而固其寵者歟

史臣曰標之再辭曰臣本病人不喜交遊杜門艱保甚矣小人  
之誣罔君父欺蔽聰明也揆之真植黨與奔趨日夜之狀一國

人誰不見聞而今乃云然不畏于人

不畏于天  
答曰雖小官予欲擇授况銓曹重任乎卿若不合則予豈許之

勿辭○以慎希復今上潛邸時師傳也未經十載遽陞二為品未聞才德之可稱徒享天眷之偏私

議政府右叅贊金秀文為漢城府判尹陳寔陳寔之弟也持身不苟不為權勢所撓

為工曹叅議姜克誠性度豪使才氣敏達自存韋布為軍資寺

正慎思獻化質于鄭士龍以圖其利謀于公論以削其利烟于李務以復其科未世公道唯在於科舉而削之復之一何終撓

為奉常寺副正尹百源元老之子輕妄之資濟以驕縱登科

為司諫院司諫李遠為弘文館副應教申湛為

司憲府持平崔顥為弘文館校理李忠綽孝行卓異為兵曹佐

即李彥怡龜都之性駢雜之行無所不至人羞與偶為司諫院

正言

史臣曰樞之初政引其黨類如恐不及彥怡於李標謀陷士林

之時少有救之之言或謂之詐也

丙申日暈色內赤外青

戊戌憲府啓曰禮賓寺正金慶元惟以一快道自任不容於士類

克誠意氣相傾奔弘文館博士金命元行已無檢取友不端顯  
走權門被其吹噓

擢清班而不知其謹慎追隨盃酒而或忘其賤惡頃者崔禮秀  
之家與罪人娼女玉福酣飲而不覺其非此豈識理之士所可  
忍為乎見唾物議未免有彼我之譏請罷其職荅曰如啓

史臣曰慶元等之事非其罪也乃尹百源與慶元有宿嫌故  
誣為之辭以售其必陷也雖然慶元等致此之患實由於平  
日不謹之故也若使慶元等謹慎於平日而人不疑我則雖以  
百源之狡譎安敢加之以此而使人信之哉木必先朽然後虫蝕  
之人必先疑然後諧行之是故百源得成其可欺以方之術而慶  
元等無以辭其責矣而况所謂百源之有嫌於慶元者亦以爭  
一娼妓也則慶元之於色亂之本也

巳亥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壬寅午時太白見於午地傳于政院曰近來太白晝見而今日  
經天今年經天恭止一再予其未安政院回啓曰太白晝見非  
常之變而經天尤變之大者今春經天之變久而乃滅其時自

上場然警懼特令弘文館觀象監博考前例以備省念之資畏天之誠可謂至矣宜乎克回心永消災沴而纔閱五六月又有此變雖不可指為某事之應而必由人事以召之願更加寅畏之誠益修清明之德則轉災為祥亦不難矣傳曰啓意知道

史臣曰人君之遇災異也所貴乎恐懼修省者非謂其名而謂其實也苟或有其名而無其實則其何以仰答天譴於萬一乎今上海遇災變輒降未安之旨其於恐懼修省似可謂至矣而未聞有測身之誠足以弭災則果可謂恐懼修省之得其實乎政院之回啓循例塞責未有一言及於切務與古之憂治世而危明主蓋亦異矣嗚呼成湯之六責未聞於世而祖己之先格難得以見之如是而欲見天心之克豫不亦難乎

○以高孟英外貌醜怪中心狡黠阿付於李精沈通源

為戶曹參議閱時中性簡率自處踈略然取相於尹元衡既

為禮賓寺正朴淳性與峭直志操愛約奪探求見而不肯往見林

可處事矣為成均館司成初得社功臣林百齡死太常議其

衡怒將以誣構不以忠字議論百齡之子深怨之告于尹元衡元

其所所以然不深譴責出為韓山郡守以師儒可當啓請而擬之淳初因沈

善之○時淳為韓山郡守以師儒可當啓請而擬之淳初因沈

細之力救得免重禍俞泓處心小無邪曲為議政府檢詳李堅

至是又有復用之義俞泓處心小無邪曲為議政府檢詳李堅

為兵曹正郎李山海年六歲以草隸名於世醇為弘文館著作

○夜流星出紫微西垣入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

白木星土星與月同舍俱在東方

甲辰憲府啓曰咸鏡北道絕遠王都兵皆遷徙之徒地無險阻

之固專以胡人作為藩籬其關防之重視他道倍甚故布置巨

鎮授以堂上之官專制之任必擇以威重之人或有差遣重臣

之時其在祖宗朝經營難慎之意槩可想見目今六鎮凋弊

已久胡虜益繁軍兵日孤非徒主客之勢大相不侔窮獨之民

反以胡地為樂土争相投入者有之其鎮守存撫之難有如是

矣則北顧之憂所當益厯於創始之時也况太白經天變異非

常修省之道宜無所不至選將練兵亦豈非急務北門鎖鑰決

不可付諸非人也兵使吳淪

年既衰老且無才略

人望素輕請速命遞十

分擇差以重北鄙蔚山郡守李廷麒

武班中

最甚庸劣者而以

領議政尹元衡薦之

訓鍊習讀驟陞堂上既無踐歷又不識字豈可遽授臨民之官

乎蔚山物衆地大左兵營又在其地前者連遣文臣豈無其意

請適廷麒擇遣文臣近來國綱不振兵律亦解推之萬事無不

皆然日就於頽靡渙散無可奈何豈不寒心京城內外捕盜之

責專付於大將其申飭管下遇賊輒捕乃其任也而軍官李惟

芳率領軍士九名因里人之告預知賊來不能捕一賊反為刃

傷者多安有如此可駭之事乎邇年間輦轂之下么麼之賊拒

敵官軍或射或刺殞斃者相繼此實近古所無之變兵無紀律

虜損國威之罪自當有所歸惟芳則已下禁府矣其邊捕盜大將

南致請罷其職答曰吳淪李廷麒事如啟右邊大將推考使知

其過可也至於罷職則似過故不允  
丙午義禁府啓曰捕盜軍官李惟芳之罪律當決杖一百充軍  
二千里依徒二年半限滿放送依允○雷震收使安舜佐家

八月丁未朔以睦詹為吏曹參議金百鈞外多便壬之色內蓄

結為婚構同李事李態為兵曹參知洪天民  
見重於李樛未免其建矢曾謂所持者亦若是

為司諫院大司諫閔應瑞為北道兵使李善源暴頑無識善

節制為全羅右道水使○日有左珥午時太白見於午地經天事權門至專

戊申午時太白見於午地經天○全羅道古阜女人及其女子

雷震死

已酉午初雲蔽不見太白至午見於未地

庚戌傳曰近年以來國綱板蕩君威不立懶慢之習歲以益甚不

可不隨現痛治常時受由之限雖有遠近不同入參內班者所任

事繁不可以過尚燭呂興瑞喜其乘駟人退鄉村恣行無忌頓無

敬上之意拿來推考懲一警百事言于義禁府

史臣曰宦寺驕橫是誰使然興瑞之罪固當痛懲而拿致之

日旋即全釋非徒不罪反加寵任以彼無識之心如之何不

至於縱恣乎非特此也少宦之輩偏被恩數者頗多至令買

田宅藏獲以給之嗚呼內宦之盛未有甚於此時而士大夫

之間亦多有締結之者世道至此可勝寒心哉

○憲府啓曰廣州地有冷泉出於水田之中而人予以為異頃年間指為椒水浴者甚多而非徒未見其效又得他疾者亦多前月之間婦女之行一時出歸者多至三十餘轎遠近人家不得入接則露處田野奔波雜踏廣州一邑受弊之事則已矣其面人家皆將遷徙廣津津夫逃散相繼爭渡而歐打致死者亦有之請令本道劃即填塞以絕其源往來之人一切痛禁答曰如啓○傳曰軍政國之大事不可每廢不行然軍籍之時民弊多端雖以今年稍檢而行之予意以為難焉大抵軍籍本意欲得閑丁以補軍額而癸丑年軍籍之時故差官急於充額妄用刑杖虛名虛錄多致民生逃散民之困瘁莫甚於此時而國法之不行奸吏之用術亦莫甚於此時稍有衣食者則百端謀避貧窮艱生者則萬端被侵延及族隣徒使民生流離失所而已似無補益於軍額以此先朝亦久廢不行矣其議于三公領

府事以啓



辛亥夜木星與土星相犯

癸丑 上御朝講知經巡事吳謙曰小臣兩度為戶曹判書見

國儲僅支一年每於年年歲入之外軍資之儲用之已久且皆

百年前儲積故匠人及下人食俸皆腐朽不食之物而軍資之

儲亦竭極為寒心良由稅法非大典本意故也中古人心稍淳

則其法猶可用矣今則奸吏舞弊無路故每以實為災若

以此而窮民蒙一分惠澤則猶之可也今以實為災者皆豪右

之田而窮民益困請依大典本意而行善處之道 上曰落意

至當使公私兩便為之可也特進官俞絳性雖剛克而亦能行

臣徒致力於家曰咸鏡道六鎮近來疲弊已極人民凋殘苟失

農作則反以胡地為樂土而投之極為寒心 祖宗朝立入居

之法為實邊之策而近者國法解弛入居之人率皆逃還在道

內者監司或能推還他道則不能以此列鎮虛疎若有事變則

必難支矣請申明實邊之政兩界邊將前時或以宣傳官或以

六曹郎官差送矣近者以倭變之故歸重南方北方僉使萬戶

舉皆以無知冗雜之類注擬高嶺鎮關防重地故常以秩高之人差送矣甫乙下則關防尤重城底胡人最多買賣之是煩商賈之是聚最難鎮撫而每以新出身及未出身者差送請將為堂上之人差遣因以遷叙六鎮何如且六鎮地極寒自前或造衲衣入送而近來則未聞焉雖或造送紙衣不能遍及請加例送之數且除不緊貢物而造狗皮衣入送

日會議時并議事言于該曹特進官安璋

奉公勤友於兄弟第卒左議政玆之兄也

曰自古以兩界為重地今者非但防禦解弛側聞土兵有良馬則邊將減價奪取私行往還守令迎送皆以土兵馬傳輸土兵之有馬者反以為苦痛加禁戢事監司兵使處下諭咸鏡道邊將多以牛隻質換毛物商賈亦多買牛而來農牛已盡耕田之禁人代牛役宜嚴勅邊將禁押買賣且下三道倭變以後邊將皆以為無事苟過歲月傳聞濟州牧使金萬瑞致友人書倭人搶去我國人八名云此人通於濟州傳及都下本道監司兵使皆不以聞小臣為全羅監司時我國人二名搶去而追奪以來以

此觀之今云八名搶去之言似不為虛矣 上曰下書察之實是人物搶去則極為駭愕矣

甲寅 上御朝講執義李翎曰國家自 祖宗朝接待客人之禮

甚厚使之歡悅其心小臣為宣慰使時聞之則東萊倭人所給糧料軍官等濫捧而減給以其餘物買換倭物云至為駭愕此弊不可不痛革也領經筵事李浚慶曰東萊倭人給料時軍官等非但減給至於大小船隻亦為換施如此之弊近來尤甚而釜山僉使作弊之事尤不可勝言不可徒以法制治之必擇邊將使之糾檢然後此弊可祛也 祖宗朝北道兵使各別擇遣而近來類非其人磨天以北一失其禦便為他國豈不關重哉自今以後各別擇送大抵軍令解弛莫此時若也經變未久尚不知戒雖有搜討入徃之時全無器械以致殺傷近以全羅之事觀之斷可知矣 祖宗朝設立六鎮之事誠非偶然邊將有失誤者則直送宣傳官行刑於其處軍政固不可不嚴也 上曰今時之事至為解弛尤甚者有時行軍令○檢詳以三公意啟曰近間 上疾愆和日氣酷熱 聖

節望闕禮勞動躬行誠為未安請命停行答曰為上國大禮自便  
不行心甚未安人君不可長在深宮徒積壅鬱之氣國無雜故可行  
之事不廢可也而近年以來或多停廢非徒予意未穩凡舉動與  
否當亦出於上矣然日候陰晴未能料故依允○夜木星與土星相  
犯

乙卯以成義國為刑曹參議閔應瑞為同知中樞府事○巳時太  
白見於午地

戊午傳曰衛社功臣密城君村漢宗

性陰慝包藏禍心居中用事志善邪索奉佛養僧亦皆此人之

縱史罪固不容於覆壽者而至身動

祿老死膺下天之禍淫果若是哉以一品功臣之官今日死矣別

致賻前例考啓

史臣曰 上之入承也李苞尹元衡鄭順朋等謀陷尹任之

類榮感 慈殿以謂任等有異計以大逆不道羅織成獄于

時漢宗有傳命之勞竟察衛社之勲恩眷殊優富貴終身嗚

呼此漢宗之幸而國家之大不幸也

○以尹仁恕為戶曹參判俞絳為兵曹參判鄭榮為漢城府

左尹沈鐸

年少武夫位躋腰金無所顧

忌雅意是肆人莫敢誰何

為右尹吳祥為慶尚道

觀察使高敬命為弘文館校理李訥為副校理

已未傳曰密城君朴漢宗別致賻儀峯城君徐敬生

密寺而參

勲者也

例為之

庚申諫院啓曰凡公事入啓之際十分詳察俾無遺漏本月十二

日政慶尚道觀察使吳祥宰批入啓之時落書不錄以致自

有教至為駭愕宰批書寫唱准之任專在於色郎廳始既不謹

而落書又不唱准而改認其為慢忽自便不察其任極矣請吏曹

色郎廳罷職

史臣曰李樛之黨相與陰濟朴素立尹斗壽之事始萌于此

此所謂托於正以售其不正者也

色承旨往參政廳專掌出納至於宰批入啓緘封署名此而不

察所察何事請命適差吏曹堂上不為致察泛然入啓亦為非

矣請推考答曰吏曹色郎廳罷職如啓都承旨不必適差只推

考吏曹堂上亦推考○日微暈

辛酉諫院啓曰六曹郎廳所掌之事正郎佐郎各一人同掌一  
事故若論色郎廳所失則正郎佐郎例皆與焉臣等伏見吏曹  
色郎廳罷職承傳只捧一頁有違前例請同色郎廳正印并並  
素立也  
捧承傳政院居候舌重地雖細微之事必皆詳察出納而代布王  
言罪罰於人尤事之大者也矇然不察創開前日所無之例其為  
不職甚矣請色承旨右副承旨  
外謹元也適差答曰吏曹正郎罷職事如啓  
色承旨推考

史臣曰正佐郎同掌一事雖設官本意而治事之責專在於  
下僚弊習所成朝廷所知故若有罪責時或罪及於下官况  
書批之事實非正郎所預乎以無情失覺之事追論並罷豈  
無所以司諫尹百源諸人無足置齒牙間也洪天民時為長官  
不能救止將焉用彼哉

壬戌午時太白見於午地經天夜流星出虛星下入羽林星狀  
如梨尾長二三尺許色赤水星見於東方木火土金四星亦見  
東方

癸亥憲府

大司憲 李載 執義 李錫 掌令 黃 三省 權純 持 平 尹 之 亨 申 湛

啓曰朝廷和平為國

家之福士林不靖非盛世之瑞始雖甚微而古今治亂之幾未

嘗不由於此豈不大可畏哉夫好善而惡惡人情所同然見賢

思齊心誠好之力行而不已則人皆可以為善類矣治世之振作

興起者常切於此而俗季已久士習益偷名為善類而實非

好善者有之外若色莊而內實空空者有之羊質而虎皮矯情

而干譽無所不至此非為善之過也為善之假而其流之弊轉

為浮薄之習私相標題結為朋比臧否人物論議時政使新進

之士靡然從之莫知其是非馴致於士習日誤國事日非甚矣

高談之害人國家也已然成敗之跡明若觀火而前不知懲後

不知戒若不早為防閑則其何以明好惡之正絕將來之患乎

臣等伏見邇來朝著之間人無異論事皆寧靜士大夫相忘於

聖明陶鑄之中庶幾復見溫柔敦厚之風而不意浮薄之徒顯

有不靖之跡物論激發所當杜漸鎮定前正郎朴素立

承薦子任實於銓曹而初不肯許遂以見忤 司正奇大升 多聞博識風擅名望李樞

淡李樞

見而終不往其俱以浮妄之資專以高談為事為新進領袖前

佐郎尹斗壽先事附會互相追隨國事是非人物長短盡入評

品之中外假激揚之名將釀傾危之俗行大護軍李文馨身在

宰相之列不自謹慎而引進浮薄之徒主張論議門下之客出

入不絕三陟府使許曄曾遊於花潭徐先生之門志粗果川縣監

尹根壽斗壽之弟也資稟穎皆以好名之人入侍經幄之時務

為過激之論嘗於夜對極陳已卯之事冀回天聰而反被疎斥

罪之其甚乎使聽聞之人至今疑駭久而不息亦不可不並罪

之請朴素立奇大升削奪官爵使不得接跡都下以絕奔趨之

路尹斗壽削奪官爵李文馨許曄尹根壽並罷職初李探欲以

為吏曹郎條朴素立尹斗壽時在吏曹初不肯從以此嫌且

以奇大升有時望欲見之大升終不見焉李戲又欲以其子成

憲為翰林翰苑不薦之以大升時在翰苑常懷憤怨遂成傾陷之

計且自知所為必為識者所賤惡乃與其黨謀欲去之而無

名焉以慈殿帝不快於已卯士類而主上亦頗  
厭之諛以高談激揚極其詆斥將為網打之計  
史臣曰世以為李探之黨與朴素立等因有小嫌而構陷重  
罪其跡雖或近之其實則不然也大抵君子小人之每每相



反不啻若薰猶米炭之不同器故彼盛此衰理必然也然則雖  
 無嫌怨豈不為仇敵乎若使小人無伎害之心則何故而為小人  
 乎當此之時樑黨所為之事極為不靖而其所用心不過曰懼  
 其議已也則其於異己之人不可不汲汲排擯而况於素有嫌憤  
 者乎此素立等之所以先被其中傷而自今以往又安知其復  
 有樂人哉甚矣樑之愚也嘗責沈義謙曰汝與朴素立竒大升  
 尹平壽何由而善乎李文馨謂汝為東方聖人汝果為聖人乎  
 以此觀之樑之疾怨之心不徒在於素立等而其不能無憾於義  
 謙亦明矣且於舉事之初必欲置諸重典將以乙巳之事羅織  
 成之而賴義謙之力救罪止於此其亦幸矣厥初惹起之端實  
 由於尹百源將尹元衡李樑之說交遊於兩間而沈通源亦多  
 主之嗚呼已卯之事尚未能暴白於 聖明之下反為陷人之  
 機寧可勝慟哉

谷曰如啟命出士材時然下濟懼數等之為是啓者李樑為  
李亦在其手而士林部之親得躋崇顯之秩成福與  
族士林首出入門下者非畏成林獨論言令色之人則皆者利

無取之也說亦以究險惡設之資母等上之乳媪如顏元  
 衡得以揚歷清顯而復與標結為心腹故熟熾赫而士林之  
 鄙惡與探均焉亦嘗怨對知其終不為所容日夜聚其同類謀  
 識而度圖所以項膺之者以為士林之根抵莫如李泚曹植將  
 漸而盡去根抵然後吾等得以大肆而先之以此數人者姓詩  
 之而將肆其兇奸也此是識等之會議也李重慶金百均等及  
 他諸人俱在說之意發大構罪名斬刈一空諸黨患其無名有  
 項識起旋而還日諸公若不吾計恐有後悔云然而求之無  
 名故避為高談不靖  
 之罪而請上賜馬  
 ○右副承旨朴謹元將私意問于掌令

黃三省曰啓辭之中必謂使不得接跡於都下云者似若門外  
 黜送之意而無其文字何以捧承傳乎若謂門外黜送則當并  
 捧于義禁府故問之矣黃三省答曰與同僚共議之時無門外  
 黜送之語吾不可獨擅言之必使不得接跡於都下與門外黜  
 送稍若有間直以所啓之辭捧承傳無妨謹元敢以所問黃三  
 省之意取稟則傳曰朴素立奇大升門外黜送事并捧承傳于  
 義禁府

史臣曰謹元之於此固不當問而問之尤不當稟而稟之其  
 亦怯懦之甚者歟故以為朴素立奇大升之門外黜送非三  
 省啓之乃謹元成之也

甲子傳曰近年以來宦寺驕橫上不能制下不能檢甚者不可  
不重治內官姜億千本以邪鄙之人累入內班之列持身不謹  
性且驕傲至引先朝所無之事妄陳於後王謀得恩寵所行  
無狀無功宦寺驟陞三品於事不當而汲汲陳訴遂陞三品之  
列必有其意且人君命令下當奉行若非重難之事尤不可不  
行而不畏內庭嚴禁之法出家之時恣食葱蒜至入上前臭觸  
君上下敬無禮所失頗多遠竄事下義禁府

史臣曰宦寺驕橫此正當今之患也近自村漢宗以後其勢  
益張締結朝士權傾中外所可道也言之長也究厥所由果  
孰使然自上苟能制之則安有不能之患而反以為上不  
能制云者是誠何言上之是言不足使聞於國人者也嗚  
呼宦寺之禍考諸往牒昭昭可見而驕橫之勢一至於此可  
勝痛哉雖然方今內宦之縱恣無忌非止一二而億千則無  
聞焉無乃有所見忤於上意而然乎內庭之事雖未可詳  
知竊聞諸道路億千以直言被斥云惜哉

乙丑以鄭宗榮為工曹參判魚季瑄為漢城府左尹尹鉉維有

之名實多為黃海道觀察使朴應男為刑曹參議安宗道為吏

曹佐郎

史臣曰樸也既黜朴素立等是日政又欲以姜士尚為黃海

監司朴應男為咸陽郡守洪仁慶為三陟府使李後白為果

川縣監兇謀秘計幾至不測而尚賴公論之激發遂致自速

其禍豈不快哉若使樸也少延數日則七類將盡及禍矣

○弘文館副提學奇大恒直提學柳從善典翰黃瑞校理崔顯

高敬命副修撰李遠才品庸瑣識慮短淺托婚於著作李山海

上劄曰伏以人君端拱穆清之上其所以維推揔攬者威福而

苟或一日下移則危亡立至可不懼哉今者 聖明在上朝

廷和平士林拭目佇見清明之治而吏曹判書李樸身居戚里

過蒙寵擢四五年來驟躋六卿所當感激恩遇以圖報效之不

暇而專務招權竊弄威福締結儉邪傾險之輩引為手足瓜牙

以廣奔趨之路異已者斥之附已者進之妨賢病國靡所不至

視朝廷官爵為一家私有至曰某人陞紹是吾之功也某人除

職是吾之力也甚者私欲爵人有求於銓曹則脅之以

謀聚寶玩廣求於人家則托之以內獻探家中起高樓樓前多

其中揖異香於石假山使香烟繚繞於庭戶凡其自奉借擬

位居相府者左議政少不附己則輒生擠陷之計其他行宵臆

縱恣無忌難以枚舉而又將童騃之子欲置權要之地亟薦騎

曹始壞相避之法時沈義謙方在銓曹而強擬李廷賓旋占天

官以籍公議之口大抵權奸專擅朝政必先立威使人莫敢開

口然後嫁禍於士林貽害於邦家人幸孤立而不知宗社日危

而莫救自古而然也大臣殿下之股肱而不能言臺諫殿

下之耳目而不能糾一國之人重足側目知有李樛而不知有

殿下以人臣負此罪惡而安有不至於流放乎正言李廷賓以

年少浮妄之人附麗其父釀成厲階亦安得接跡於輦轂之下

哉兩司公論所在而反奴顏婢膝其所陰嗾猶恐不從國家設

臺諫之意安在哉伏願殿下亟從公論以快輿情劄入即命

判參議兵曹判書參議  
議參知急速為政事  
答曰觀此劄論不勝駭愕然治人當得其

中李樛則削奪官爵門外黜送李廷實削奪官爵兩司並違之

也先尹是李樛嘗以已不得為吏郎為世圖薦其子廷實利素完

為好持難之說入或有淺於探者以此街之竟致羅織指以為

其論之為會沈義謙力為救解因不快之士林之得免大禍實義謙

乃李戡也云○時樛戡等陰謀既遂士林之禍將不測適十八日

於探於戡忌日也未免交結也與聞其謀止之而聽遂往沈青陵

有是命大恒之能為此亦非偶然蓋探之得志人多以爲由

事于親而實則不爾乃因幸宦數人于切內嬖而至此嘗以

第之其為中人質義頗為士類之許所與遊者或有名字之人而

自鶴門庭及廷實之容則皆無狀之人故探恒欲傾之及是舉

若於得志則非待士林之禍亦為國家之患而門庭之舉亦必

鈞之婿高敬命在玉堂草劄之時託以家書注復而己通于百

無他鈞漏于論樛時在政廳盛怒罷政而後大恒之建議也自

分必死語甚憐慨同列聞之者竦然嘆服厥後乃知出於青

史臣曰 上之於樛其平日倚重為如何哉而又王堂之劄

繞徹冕旒之下輒降允俞之音猶恐不逮雖以古昔聖帝明

王從諫好流去邪勿疑何以加此乎雖然樞也非他權倖之  
比黃緣戚里盤據固結其去之甚難若使 上之意苟不素  
定於未劄之前則其何能一觀劄論而劄即解悟乎是知樞  
之罪惡固已貫盈 聖鑑亦能洞察其情狀矣大抵自古小人  
雖大奸至賈終不能掩其過惡而情跡易為敗露况樞之為人  
愚戇之甚者乎自締結羣邪之後竊弄威福縱恣日甚李樞  
其兄也嘗以取友非人為戒則不肯從之而反至於相踈沈義  
謙其姪也屢以公論不容為諷則少無懲艾而又至於猜忌  
李樞沈義謙之所厚者則必欲中傷且與同僚議事之際則每  
曰無乃義謙知之乎一家之內其為兇悖果若此而其他專擅  
朝政之事實難枚舉此公論之發所以不得不速玉堂之劄適  
會可棄之機也

史臣曰是時樞方被寵於上氣勢炎 炎人多趨附連街接巷  
車馬填塞雖號為名士不踏其門者蓋鮮焉或諂或畏勢所  
必然而一時士習之偷靡亦可想矣其後攘臂而論樞罪者或

未必非負肩而俟樛家者人或有有竊笑者至如竒大恒初與樛厚至是賴義謙反論之得義謙恒亦幸矣

○以權轍為吏曹判書李鐸為禮曹參判竒大恒為司憲府大

司憲朴永俊為司諫院大司諫姜士尚為弘文館副提學洪仁

慶為司憲府執義李詡為司諫院司諫俞泓為議政府舍人黃

琳李仲虎為司憲府掌令李墜河晉寶為持平李選與其兄選

餘何足觀夫好之初旋以如此之人授諸言論之也經曹其可謂辨別人才乎為司諫院獻納李翎為成均

館直講金偉為侍講院文學尹百源為校書館校理鄭淹辛

應時為司諫院正言權純黃三省李廷實唱榜持三省以弘文修撰即詣其可手加青衫而又結

其叙入皆以謂廷實之如申湛柳永吉正郎李彥怡為佐郎計

未遂而敗為成均典籍

丙寅兩司啓曰及第李樛性本淳妄加以傾險黃緣威里濫

蒙恩眷出身未久遽陞六卿之列不自知感反生根據

之計引進檢邪布列權要家視朝廷私作威福人之陞

而除職者掩以為己功已之有求於銓曹則脅之以



上旨騎曹天官之選公論所屬汲汲求薦其子以售壠  
斷之術其恣行宵臆竊弄權柄之狀一國臣民無不痛  
憤而箝口側目莫敢誰何徒知有李樛不知有 殿下將  
至於國事日非 宗社日危而莫之救自古權奸擅弄朝  
政至於此極而其不貽禍於士林遺患於人國者鮮矣請  
命遂竄以正其罪及第李廷賓以年少浮薄之人憑籍其  
父之勢奪人臧獲略無忌憚專事締結車馬填門招權納貨釀  
成厲階仕進之初所行若此他日國家之禍未必不由於此人  
不可不早為之所請命門外黜送使不得接迹於都下大護軍  
李戡本以險詖之人適事權門趨時附勢猶恐不及且日以傾  
陷士類為事顯有其迹而及締結李樛同惡相濟釀成禍端士  
林畏之莫保朝夕奉常寺副正慎思獻本以儉邪之人削科還  
復近古未聞所當安分守靜順守其職而輒生僭越之計欲占  
清顯之官非事李樛無緣得躋與尹百源結為心腹急於媒進  
奸謀秘計無所不至士林賤惡少不容許則陰與同僚圖擯天

曹之官

特李陽元為吏曹正郎

以代相厚之人

乃姜克誠也

欲被吹噓之力而

顯被物論以此構怨士林陰中其毒如鬼如蜮使人心危懼其

非浮於百源前上護軍權信

諱事李樞極其縱史之態自初至終專以此為技身之地性本

驕縱加以邪毒出身之初見賤於士類不得清顯之官久矣自

締結李樞之後始居要津輒用手段專擅自恣同列畏其氣焰

莫敢誰何薦拔其類以助氣勢未遂其欲則輒生忿心思欲中

傷其他挾勢驕傲反側傾陷之狀難以枚舉搖尾獻諂終吏李

樞之惡皆此人為之請並遠竄校書校理尹百源以年少輕妄

之人僥倖科第較量才藝五六品之職已踰其分忘已所稱欲

占好官出入李樞門下無異子弟日三往來尚不知耻樞時或

不冠卧而見之有同賤隸及其固結圖得言官假托公論陰濟

已私憑藉樞威恐動士林旬月之間干預國政濁亂朝綱釀成

李樞之禍請竄黜臺諫公論所在日見國事日非無一言及於

冕旒之下非徒不能言及或奴顏婢膝如恐不及耳目之官固

如是乎公論泯滅紀綱蕩盡至為寒心前臺諫洪天民李翎權

純黃三省尹之亨申湛柳永吉李彥怡請並罷職各曰李樛罪雖如此而不過愚妄慮淺之故也治人當得其中不可至於遠竄中道付處可也配于保寧李廷賓事如啓李戡慎思獻權信亦不可至於遠竄削奪官爵門外黜送尹百源竄黜似過削奪官爵前臺諫洪天民等罷職事如啓

丁卯兩司啓李樛李戡慎思獻權信遠竄尹百源竄黜事三啓不允

戊辰兩司啓曰李樛李戡慎思獻權信請遠竄尹百源竄黜前直講李翎性本兇惡所行陰險人皆賤惡不容於士類又矣自交結李樛之後始得清顯之路身在法官縱淫閭里大污名器奉使日本國使臣宣慰使于外恣欲無忌重辱王命其處心行事有同狗

彘憑籍樛威久據要津聲勢既張氣焰薰灼如有異己之人則假托公議排擯中傷非一二計士林側目莫敢開口其傾險反側釀成李樛之禍者未必非此人之所為原其情則尤有甚於四人之罪請並遠竄各曰李樛事不允李戡慎思獻權信並中

道付處尹百源門外黜送李翎亦中道付處

配李戡于遂安慎思獻于堤川權信

于長淵李翎于歙谷四啓不久

史臣曰一日之內至於四啓動動慷慨不知已焉其於審諤之誠

庶乎其至矣而但以異日之禍終始為言至喻以斃蜿掉尾

者無乃其心不專為國而容有為己之念乎不然李樛等已現

之罪惡固當罔赦於當日矣奚必慮其後患然後重其治哉

嗚呼 上之於樛既不能無私矣臺諫之於其心或有為己

之私則上下之心俱已私矣其何能抗公論於幾毀之餘而回

天聰於既蠱之中乎是故請勿留難者四而決不可從者亦四

矣可勝惜哉

弘文館副提學姜士尚等上劄曰伏以李樛無君擅政植黨

僨國之狀一國臣民隕心疾首咸懷憤惋而箱口鎖舌以至今

日者顧以兇威方煽莫敢觸忤寧負 殿下而不欲負李樛也

幸以罪貫難逭公論激發 聖鑑回明昭示罪責此正 宗社朝

廷之福也耳目之官累日伏閣交章合辭而不知止者誠以惡

極譴微輿情尚鬱他日國家之安危實係於此機也逆奸不遠  
近配便地使得優游偃息以探朝廷之輕重則大惡不懲人心  
疑懼 殿下異時之憂豈止於今日而已乎李戡慎思獻權信  
李翎尹百源懷奸附惡助焰濟兇使朝政日紊國勢日危原其  
作孽厥罪惟均逆竄三危猶未快足中外之心而 殿下薄施  
輕典有似顧惜此豈去邪勿疑之意乎伏願 殿下為國家

宗社慮快從公論並投有北轉回危亡以陶和平不勝幸甚答曰去  
邪雖所當嚴而治人亦當得中也李樛等六奸之罪自 上斟酌

已定予意盡諭於兩司固不可加罪故並不允○午時太白見於午

地經天日暈

已巳大司諫朴永俊大司憲奇大恒等上劄曰伏以惡惡無難  
而知惡為難知惡無難而去惡為尤難知而不能去則無貴於  
知其惡去而不能遠則不旋踵而禍至此賢邪進退社稷存亡  
之所係可不懼哉李樛之首惡擅弄戡等之諂附釀禍固非一  
朝亦非一事而皆路指目士林結舌狼顧脅息莫敢開口寧將

得罪於 聖上不效見忤於 際輩者正以犯上千主其罪可救  
乖忤權臣縉在不測國勢至此豈不寒心猶幸公論未盡泯滅  
罪人斯得中外相慶萬口一談自 上亦已洞照其肝肺目之  
以六奸此正朝廷上下之福也逆諸三危之命佇待朝夕而薄  
示輕典罪不以罪連日伏閣尚靳俞音物情憫憫久而愈激原  
其罪惡自有其律遠竄竄黜亦不足懲而以 聖上包容之德  
必不忍遽加重典故臣等亦反覆酌中從未擬罪豈意 聖上  
已知而不即去已去而不能遠猶豫顧惜不從公論至於此乎  
臣等竊恐士林之危疑朝野之洶懼反有甚於 檟等未罪之前  
而雖有異日無窮之禍無復有為 聖上言之者也伏願 聖  
上勿以治人失中為憂而以遺患將來為慮絕其根抵剪其羽  
翼快從公論則雖未能罰准其罪庶幾懲小人之惡而洩臣民  
之憤伏願 殿下更加三思以御筆荅曰予以不敏叨承丕緒  
之剛明之威不能總攬權綱臣不畏君人不畏國致有權奸予  
實痛憤近年以來賢邪混淆朝廷不清糾察行於軟地不能及

於權門今者公論激發六奸斯得予已識其檢邪之狀亦豈不欲  
嚴治乎斟酌定罪不至於輕歎決不可深治故並不久耳目之官  
累日詣闕至於上劄盡職可嘉但涉騷擾予意不寧兩司必盡知  
予意不須堅執○清洪道觀察使朴忠元狀啓曰監試都會設於  
報恩縣儒生等始以改題喧騰作羅終至於叱辱試官亂打人物  
撤毀場屋無所不至如此不才擲惡舉子若不嚴治則非但儒風  
掃地國綱解弛漸不可長請京官裁遣推考痛治何如傳曰觀此  
狀啓極為駭愕今特人心何至此極乎拿推痛治事其議干三公  
領府事及禮曹○黃海道觀察使李澤狀啓曰鳳山囚良女內隱  
之謀殺其夫李貴江以妻殺夫綱常大變傳曰京官裁遣推鞫○  
夜月暈

庚午領中樞府事尚震領議政尹元衡左議政李浚慶右議政沈  
通源議清洪左道儒生作羅之事駭愕莫甚儒生讀古書識禮義  
將為國家有用之才而不有國法成羣作亂叱辱試官擅罷場屋  
有同胡虜之行士習至此極為寒心不可不痛治其罪嚴示國威速

遣京官為首儒生等一一推治為當禮曹啓曰臣等之意亦與大臣之議無異傳曰依議施行

辛未 上御朝講大司諫朴永俊曰六奸之狀 聖明洞察下

教丁寧臣等論執不已似為未安故退矣而羣情之鬱尚不能

無也大司憲奇大恒曰 聖教丁寧反覆捧讀之際感激于中

遂置之而不復啓矣但 宗社存亡之兆賢邪進退之機皆在

於此用舍之際其難其慎則必無如此之患矣領經筵事沈通

源曰小臣與樑門戶各異固非族類老少懸殊亦非朋伴但同

在咸里圖報國息故小臣平日親見樑之所失則相與糾正者

多矣但未能身由先啓以正其罪玉堂劄中云大臣不言此正

中臣等之罪至為惶恐自 上聽納兩司之言則何患之有

李探將傾厠朴素立之類歷議於通源通源領知其謀帝語所

規曰聞朴素立之家多有出入之入云信耶又曰近來有小學

之起云小學之自古不好也通源所謂小學之乃指朴素立之

類而言也今者咫尺天顏飾辭誣達自以為有相糾之事其

為欺罔甚矣小學之戲語也已卯士見敗之後時入以趙光

祖諸賢興起小學之道而終見喪敗乃成譏侮之語通源之說

有所 上曰賢邪進退國家存亡係焉用舍之際固當詳察政



丞以不及啓達為惶恐云奸臣之事不敢開達自古而然耳目之官  
自當任其責矣用舍則該曹所掌矣大臣亦詳察可也

壬申命官試弘文錄及被抄人負等製述入格者賞賜有差

癸酉以李暨為兵曹正郎李遂為司憲府持平慎喜男為兵曹佐

郎柳景深才氣邁人為義州牧使

甲戌以朴應男為承政院右承旨成義國為刑曹參議

乙亥夜白雲一道如氣自東方至西方布天良久乃滅

九月丙子朔巳時太白見於巳地

丁丑午時太白見於午地經天日微暈

戊寅日微暈

巳卯傳曰近觀清洪道儒生所為之事已為駭愕推考敬姜官

下去而今見全羅監司狀全堤都會生員進士初試開場儒

生或有詐稱而赴舉挾私不公謂當盡逐相與眾議作亂

或於著戎服待刃殺高聲呼應跳梁踊躍打傷入門官人欲打

使入場傷生並不得製試官等不得已罷場而歸此亦一變人

心暴惡至於此極安有試場打人將死至著戎服之事乎國非

其國極為駭愕固不可尋常例治所當嚴示國威速議于禮曹

大抵近年以來人心兇暴而國威不能行我國人所為之事有

同胡虜自上雖欲振肅紀綱下不能奉行亦為未便並言于該

曹○兩司啓曰京畿監司李彥忠軍資監正姜克誠侍講院輔

德趙德源取媚容悅無所不至又何足誅前典籍黃三省中無所主惟事交結

李樞作為心腹爪牙憑籍聲勢交相黨惡凡樞之構禍朝端貽

害邦家者未必非此人等縱使原其情則無異於被竄之人而

至今得保官爵物情憤鬱請並削奪官爵兵曹參知金百鈞稟性

行多害戶曹參議高孟英出入李樞門下久占清要奴顏婢膝

備諸醜態吏曹參判李重慶身在宰相之列趨時附勢如忍不

及如此之人不可仍在朝列請並罷判中樞府事鄭士龍不謹親喪

廢事正妻杖殺其子文雖本以包藏兇惡貪濁無狀之人自少

百行俱缺到老為惡益甚杖殺其子恬不動念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及其陰結李樞自以為奇貨高卧東郊坐享厚祿妬賢嫉

能抬權怙勢凡樞所為無不預知擯斥卿相生禍朝廷之事教

誘贊助釀成其惡甚至慎思獻之及第臺諫專指其受賄用術  
自 上收議于大臣以削科堅如金石牢不可破使其子上言  
又囑其為宗伯者指鄭惟吉曲為回啓終至還復其科我國公道惟  
科舉一事而自此之後大防一毀末流難救雖大庭之對謂  
聖之舉或未免林下之譏皆士龍誤之也况頃者輔國重加  
之命出於物情之外朝廷上下莫不駭怪而氣焰張大無一人  
言者豈不寒心盤據已以益肆無忌或謀貳公之地或圖銓  
曹之長以至窺伺相位潛擅國柄其陰謀秘計物情極為痛憤  
請削奪官爵門外黜送寺人之官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只守門  
傳令而已若陰結權奸內外盤據始以甘言得見親信終憑  
城社干預朝政則其不使宗社危亡者鮮矣考之前史昭昭  
可見宦官丁蕃以刑餘之人濫蒙 天恩所當謹慎敬畏反以  
僥利辯給善伺承迎自度外庭之臣窮寵極貴可與為援鴟  
張聲勢無如李樛故深自結納阿意曲從凡官掖隱密之事與  
上之一動一靜無不潛通於樛而樛也坐視 上意之所向取

媚容悅欺罔蒙蔽擅國專政植黨弄權使內庭不嚴朝政日紊  
此宦釀成之罪亦已極矣假托內旨徵索外方相依盤結表裏  
橫恣之狀難以枚舉物情極為憤鬱請遠竄遐裔以肅宮禁傳  
于政院曰宦官丁蕃深自結納於李樾凡宮掖隱密之事與自  
上動靜無不潛通於李樾而假托內旨徵索外方之事予甚駭  
愕兩司指何事而論啓乎問于城上所而啓政院以城上所言  
啓曰退與同僚同議回啓但同僚或有家在門外者勢不及今  
日內回啓矣答曰刑履元魁脅從罔治而近者李樾被罪後又  
論交結之人耳目盡職之意則可嘉然涉於騷擾予心豈安李  
彥忠姜克誠趙德源黃三省並削奪官爵事如啓金百鈞高孟  
英李重慶不可至於罷職並適本職送西鄭士龍老宰妄失不  
須深治不可至於門外黜送只削奪官爵丁蕃事下問之意回  
啓後當發落矣○禮曹啓曰全羅道儒生之事極為駭愕似當  
拿推而驛路殘弊六百餘人不可一一拿來大臣之意以京官  
發遣推鞫為當故如是啓之傳曰清洪道已遣推考敬差官全

羅道亦一樣為之○日微暈夜坤方西方電光

庚辰兩司啓曰自古奸臣欲盜國柄必眩人君意向而迎合之人君喜其能合己意於是信之篤任之專羣臣莫能間矣善伺主意承順逢迎非交結近侍宦官則莫能遂其所欲故李樛不交結丁蕃則無以知上意之所向取媚容悅丁蕃不依授李樛則無以張聲勢於同類驕橫自恣故深自納結遂為膠漆蕃之出入樛家每設品饌窮奢極侈惟以歡醉為限仍且厚賄得其死心又因要請飛簡諸處所欲必成樛又對門客常言曰某內官上之親任而吾之所厚某內官上之愛幸問吾病以來誇耀於人公然發說自閭里喧傳聞於士林已久且其廣納貨寶田園他館奇花異草姬妾玩好甲於一時設若上聞惟恐其失故結宦官一切阿意曲從無所不至結交如此而上之動靜不通於李樛乎樛若不欲占知內間事其身極貴何勞要結於刑餘之人乎且樛之方伯於西京時王人情贖自有其禮濫賄於蕃無有紀極一道驚怪近者蕃亦稱內旨求銅器於松都

不特此也蕃其本貫義城軍士處多受贈賄自作上言欺罔駕  
前與開寧等官軍士換防於沿海軍政重事為一官所動而該  
曹亦不得自由蕃之橫恣之狀據此可知物論傳播愈久愈激  
臣等待罪言地隨所聞略陳而下問所指之事此必欲明知罪  
狀而快治其罪甚盛意也但如此則臺諫所論似為不重而有  
妨於言路終恐不無後弊也然臣等伏承下問不敢不以實對  
故舉其大槩以啓答曰觀此啓辭予識兩司之意君臣之間所  
當情意相通若徒諉於有妨言路上意有未穩之事而不問之  
則此非相通之意也自古豈無詳問之事乎以此有後弊予未  
能料也予當釋言丁蕃事矣出入樞家每設品饌窮奢極侈准  
以歡醉為限仍且厚賄得其死心云曩者李樾得病之時予慮  
短淺徒以戚里宰相幸遣丁蕃問病而非蕃任意往來之事也  
中使承命到家以人臣豈為薄待乎雖不得已設酌至於歡醉  
則予豈不知此間事乎厚賄之事尤為無理宦寺出入與得物  
自上例問之而毋隱盡達此則不然之事也又因要請諸處飛

簡所欲必成云宦官之請於朝官以官中嚴禁故不得為之事也亦無是理而樛以愚妄欲示取媚於黃門之態必假蕃請為之也自上未嘗知之矣樛以無狀雖或妄說其內官上之親任吾之所厚某內官上之愛幸而內庭官寺所為之事自上無不知之宦輩亦不離侍側出入有無予常細察治宦甚嚴蕃於何暇以上之動靜官掖之事言於李樛乎此亦萬無其理也樛之方伯於西京時濫賄於蕃無有紀極云予意則不然人臣敬待使命雖給些少之物此亦盡達自上細問之而如有濫賂之事則予雖不敏其時當即治罪自上豈有知宦寺受賂而舍默之理乎近者蕃亦稱內旨求銅器於松都云蕃掌內帑故果承內旨雖幸求銅器此非任意為之亦非欲私用之事尤非蕃之罪也義城軍士虜多受贈賂自作上言欺罔駕前云公論雖如此是乃軍士輩所為蕃雖本貫義城而以官不干於軍政多受贈賂自作上言亦無其理也如此之事黃門中亦不無糾察之人實善自作上言則豈無所聞而自上亦豈不知乎大抵刑餘之輩

性多迷劣雖或有如此之失皆涉於曖昧而自上亦不敏不能察之故也予心多有不寧以此重治則國家治人不中人之冤悶亦多也予為公論罷職示罰矣遠竄則固不可為之故不允蕃言貌便敏最承嬖寵凡獲奸締結女謁交通武臣蔭官為私問安進上者皆以蕃為之主以此賄賂輻輳其門時議以內奸不去必貽後禍故並論之上非不知其罪而以為締交之事非獨此人所為也故曰承命見標

史臣曰 上之於丁蕃事事而解釋之 上之於公論事事而不信之豈謂蕃真能不然而公論皆不足信乎不過為朝夕與居人情之所狎昵是愛之所注屬欲曲為保全之計條釋而明辨之不知辨之愈勤而蕃之惡且將不止於此矣一官豎至甚微矣治亂之所係則其大一傳教似不關矣而危亡之禍則實基於此矣將使宦寺之勢益熾而終不可救臺諫之言益踈而終莫能入矣豈不甚可痛哉然而為臺諫者俯首聽教若當然者而卒莫能發一言以爭之則亂亡之



至也必矣古人有言曰為虺不摧為蛇奈何又曰制之在始今之任言責者何獨無是心乎嗚呼痛哉

○憲府啓曰臣等伏見清洪全羅兩道狀啓不勝駭愕我國公道只在科舉一事場圍必嚴試取必公不可容一毫私意於其間近年以來人心不古士習日卑綱紀不振公道蔑如場圍不嚴試取不公並與科舉之重而亦出於私情致有無前之變此雖士風薄惡不顧禮法之攸致亦由試官失措場圍不嚴之故也世道至此豈不寒心科舉重事雖不可輕罷而兩道儒生數不下二千其中主意作亂者自有其罪許多不干之儒不分玉石而混被停廢則有乖國家大比取人之意物情亦甚未便請東堂未試前速為罷榜以除一分之弊並兩道試官並命罷職以嚴場圍答曰兩道試官罷職事如落罷榜當令該曹考例處之○南方雷動電光

方雷動夜乾方坤方南方雷動電光

辛巳以李鐸為吏曹參判李澤為禮曹參判沈銓

多行貪鄙略無忌憚為

京畿觀察使李楨文行人為戶曹參議柳順善性度溫淳有文藝為兵曹

欲知朴淳清純冲和之氣為侍講院輔德沈省以沈通源之族

親子弟且與李探相好為承政院注書李海壽儒雅為侍講院說

書李重慶為司直金百鈞高孟英為副司直○弘文館副提學

姜士尚持守慎密等上劄曰伏以去惡不遠物情疑從諫不誠

公論毀古今天下國步之安危士氣之興喪朝廷之禍福皆係

於此可不懼歟臣等伏觀 聖批答兩司之辭一則曰事涉騷

擾二則曰予意不寧而至於姦兇元魁豺蛇之黨附薄示輕

典罪之不嚴他日國家危亡之兆伏在冥冥之中而將有不測

之禍則未知 殿下將何以處之也公論未伸物情危疑朝廷

之上士林之中街談一而巷議者愈久而愈鬱尚冀 聖鑑洞燭

陰曠之快豁必有其日也不圖么麼小豎曾與元兇結為心腹

蒙蔽 聖明唱酬中外無所不至而 殿下獨未之知耳外庭

灼見臺論激發而 殿下尚且不悟反疑公論之未盡實至下

丁寧之教條折而辨明臣等於是益知丁寧之為極奸大詐而

欺罔之罪難以容誅也 殿下之曲護垂恩亦無他焉不過曰

是特內庭掃除之人無親戚故舊無妻子貨累不足為國家之  
害不信朝論之發臺諫之言而豈知憑社之鼠假虎之狐勢不  
可當而威不可制也既當罪以其罪迸竄之不暇而猶且致疑  
顧惜此而不信將何所信乎竊恐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無復  
為 殿下言者也嗚呼潰癰不盡後患難圖去草留根餘蔓必  
滋伏願 殿下為 宗社大計深信耳目快從公論不勝幸甚  
荅曰觀此劄辭予嘉讜論但刑厥元魁脅從罔治而盡除枝黨  
之際事豈不涉騷擾乎朝廷不靜士氣多傷則君心亦豈安乎  
人主之治人所當得中不可徒為去茲而不中治人也茲兇元  
魁豺蛇黨附予豈偶然計而酌定其罪乎當今官豎善惡自上  
洞知故君臣之間欲通情意雖有辨明此豈不信耳目之意也  
雖曰締交元兇奉命見標未知至於締交也亦當得中治罪矣  
癸未備邊司啓曰臣等伏覩咸鏡道觀察使狀啓

鍾城自七月  
二十三日  
至

二十六日暴風大作下雨如注晝夜不息水邊田地盡為川  
沿水居民六十餘家漂流人民七名漂死富寧自七月二十三  
日至二十五日風雨交作大水橫流人民七名漂死穩城自七  
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大雨江水漲溢沿江田地盡數沉水

覆以彼人遠部落則時未的知境內近處中里部落七十一家浦項  
部落八十七家下里部落三家上里部落七家時蕩部部落二十  
家尼午退部部落七家無其漂流禾穀亦盡流沒時未水退入不通行  
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下雨集流漲溢禾穀盡沒時未水退入不通行  
水退後插奸孽報慶興自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東風意吹  
大雨注下晝夜不息江水漲溢所管阿吾地撫夷造山等坪田  
及江陰陵山坪未穀沉沒山底圍標因其急雨成川浦落常六  
時水漲不能審定胡地沿江十三部落家舍財產盡數漂流云

鎮水災非常前古所無之變也我民與城底胡人勢將離  
散所當汲汲賑救而如此之時防備亦宜嚴謹不可尋常措置擇  
遣賑恤散差官限明年早穀成熟間賑救及防備等事檢舉措  
置何如與大臣同議以啓傳曰啓意當矣如啓○夜月犯南斗  
第五星流星出周鼎星入西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甲申夜月暈

乙酉日暈○夜飛星出羽林星下入壁星狀如拳尾長二三尺  
許色赤北方良方電光土星入輿鬼星

丙戌備邊司啓曰咸鏡道六鎮飢民賑救長城價布十五同下  
送事為事月啓下矣六鎮軍民及胡人等遭蕩析之患飢饉失  
所者頗多十五同分賑不足加五同下送為當大臣之意亦然

故付標以啓敬差官數三日內當下去矣本綿則不可不先輸  
令一路察訪准受次次交付下送請捧承傳答曰如啓

丁亥傳曰來十六日七德亭觀武才諸事預備○漢城府啓曰

十六日七德亭觀武才事判下而其處道路不為修治不知其

幾年只以殘弱防里軍雖十餘日之役勢不能修治則當此數

三日之內決不能修治恐生大事至為憫慮令香徒里巷人結為鄉約者俗謂

之香應役人及留衛軍多抄刻期赴役畢治何如答曰如啓

史臣曰 上之此行果合於時觀遊之意而不可以廢者乎

天災時變疊見而不已則此正恐懼修省之時也固不當為

此舉動也及漢城府來啓則民弊之不貸亦可知也而終不

能止之則不幾於天變民事皆不為 上憂者乎災何由弭

而民安所措乎且職居漢城者但當陳其弊可也而又欲抄

香徒留衛則其逢君之罪大矣

夜月暈土星入輿鬼星

戊子 上召對

已丑 上御夕講

庚寅領議政尹元衡右議政沈通源啓曰臣等伏覩李樛專權  
謀國之狀而不即陳達放流臣等之罪大矣不勝惶恐之至當  
初樛等排擯朴素立之際樛以臣等在大臣之列歷言之曰素  
立之輩清談訕政倡起已卯之習必須早防其漸云臣等年少  
文士言論之失無由知之樛在六卿之列托以公論而言之臣  
等以為信然去奸之後細聞之則朴素立為吏郎不快從其子  
廷賓之薦竒大升在翰苑不薦李勘之子成憲於檢閱以此舍  
怨懷憤挾私構捏假托虛無之咎以售打盡之謀其凶狡陰險  
之狀至此極矣大抵經席之上顯有叢言者則已矣其他人無  
形迹可據而指為清談人難辨明以此為陷人之機竅有嫌於  
已輒納之則人安所措手足一國之政豈有兩是兩非並行而  
不一哉素立等仍繫罪錮使是非混淆人意疑懼此乃進退安  
危之機呀係非輕自 上明燭兩情以定國是不勝幸甚且尹  
漑舊勳之臣洪暹文行之士亦遭李樛之積嫌傾陷因此而憂

愁鬱抑縮首不出未免盛世之向隅亦望 聖明垂察解釋以

施通暢之氣臣等與同僚意合而近因病僚遲留待差出而不能

出然後今始來啓尤增惶恐答曰自古奸臣專權人皆畏不發

言况卿等俱以威里豈能啓治乎勿為惶恐且大臣所當進賢

退邪後則知而詳察使之清明可也頃者朴素立等定罪時予

未知此間情狀亦以為公論信然而若以權姦懷嫌構陷被罪

則不可不定國是也鈴平及洪暹因李樾積嫌傾陷不出則亦

可疏通也但素立類皆欲復用之意耶元衡通源回啓曰伏承

上教丁寧不勝感激朴素立等六人之中朴素立竒大升尹斗

壽李文馨依舊用之尹根壽許曄於經席之上有言云此則有

差等自 上斟酌姑勿顯職答曰啓意當矣予懷亦然如啓尹

根壽許曄等經席啓辭關重今未可遽用於清班也時領右相

而亦啓元衡大姦首應通源貪圖昏愚言論不正雖救素立之

被誣而乃曰清談已卯之習以為信然不白曄等之正直而乃

曰經席顯經之言者已矣至使魯亂未已者也 ○傳于政院曰

朴素立等已解釋其罪今日政叙用事言于吏曹○以朴素立

為弘文館副校理尹斗壽為修撰○傳于政院曰速遣史官二  
員于領右相曰今日卿等朴素立事啓之之時予欲釋荅鈴平  
及洪暹事而明日有舉動慮卿等久坐不并釋荅只諭亦可疏  
通之意而似未盡故更諭矣鈴平及洪暹近來沈滯之事豈特  
因揆之有嫌乎前者鈴平以勳舊大臣辭涉煩碎之休休之量  
洪暹以法家子弟出策題未穩有不重之氣故予嘗有言也暹  
則今政通復為前帶兼職而鈴平可還領經筵許叅朝議乎斯  
速回啓且左相領府事處並諭○尚震議尹溉洪暹事三公所  
啓至當 聖意亦欲依舊收叙小臣所望不止於此尹元衡議  
臣伏見下諭尹溉洪暹事不勝惶恐但此兩人之事其時傳教  
之意臣等祇不知之然廷臣言語之失文字之誤自 上當優  
容使人人皆得展布所懷以廣進言之路可也不須深謹况溉  
等近年以來為李樛所擠常懷悶鬱不得舉頭出行朝端物情  
皆以為未安故今日啓辭朴素立等而並啓兩人之事洪暹今  
日之政已長金吾矣尹溉並還領經筵許叅朝議 上教至當



李浚慶議尹溉等事臣等只據所聞從公論啓之而已至於還  
領經筵許恭朝議則唯在 聖鑑斟酌耳沈通源議君臣之間

猶父子如有所誤君父雖或責臣子所當心服尹溉之休休之  
量洪暹有出題之失自 上有言不過一時責善之意而已李

標因此釁端每發恐動之言溉暹不堪驚懼長有愁慘之色此  
豈昇平之氣象竊聞之標之所以恐動二人者非平心也自前

不協有宿嫌而然也故臣等今日啓請通暢之意也若 聖鑑  
洞然決釋則溉為領經筵共參朝議暹為館閣以展文翰之才

有何不可傳于政院曰 觀此議皆當依議捧承傳今政差下  
辛卯 上以小駕儀仗發景福宮出崇禮門到七德亭觀武才

放火炮在都城南五里許沙場廣濶之中有一丘隴平行遠臨江  
水眼界有發真形勝地也中廟常幸于此以試武才  
史臣曰出幸之前世子已不寧矣其時醫官固不容誅大臣

在師傅之位又置之相忘使吾君有此過舉其罪大矣  
命侍衛宰相科次全州儒生所製前日校理李遵倚奸於全州  
時所製進士柳會三中進士

崔德蘭午時 上發七德亭由東郊駐駕於普濟院乃還宮

壬辰傳曰世子不平當移于承政院承政院則移寓于侍講院  
翊衛司而弘文館藝文館尚瑞院宣傳官廳則次次退處于外  
癸巳弘文館改曰經筵官甚少而副校理朴素立今在槐山地  
請令乘駟上來傳曰如啓

史臣曰素立天性甚簡早有名望以芥官之薦除門蔭職未  
幾登筭歷揚清班為銓曹正郎時李樾使薦其子廷賓為佐  
郎素立初有遲難之意因此構嫌日以浮妄高談削爵黜送  
不數日樾黨被竄大臣啓請收用即拜論思之職時論快之  
然規模狹隘曾在韋布之日上始復兩宗大學生等上疏  
逾月未蒙允俞議欲空館素立以疏頭至作書以止之人或  
以是短之

○夜月暈

甲午黃海道觀察使尹鉉以文章名於世然德望拜辭以農桑

學校黜陟防備之事教戒以送○鈴平府院君尹旣編執已見

休之量非公輔之器自少累被重論皆中其病以

不可使當大任也居室復玩其巧後人以是益非其人以

領經筵謝恩仍啓曰臣以老病常保爵祿 聖恩固極今復荷  
寵命兼領經筵又命許崇朝議聞命兢惶不知所裁臣稟質殘  
弱年今七十氣力頓衰喘急脚痛常時朝賀多不能隨班况今  
入侍經筵咫尺 天威出入進退之際必致顛踣以貽班行之  
玷乞聖命遞且臣前者濫蒙 聖恩謬居重地多有失誤之事  
聖上寬仁雖不加顯罰臣自知罪戾甚多豈敢安然復崇朝議  
答曰卿以勲舊之臣曾經台府予欲還許適因公論而授之雖  
曰氣力頓衰豈至顛踣許崇朝議亦所當為勿辭再啓不允仍  
命賜醞

史臣曰既不許辭避又從而賜醞其所以優禮之意至哉苟  
能移此意加之於良弼則協一之治不難致矣

乙未傳于政院曰世子病苦 祖宗朝有別行大赦之事乎日記

考啓有頃又傳曰世子病勢危重洞開獄門如何予懷固極故  
言之分遣史官議于大臣以啓領中樞府事尚震鈴平府院君  
尹溉領議政尹元衡左議政李浚慶

有嚴毅之氣右議政沈通

無含容之量

源啓曰 上懷罔極臣何敢異辭獨於通源議有係歸國家時

東宮違愆已久內醫揚禮壽奉侍診藥而不使他醫知者欲專

其功也及其危極事已無及人皆痛憤○王世子率名頤字重

明○以左贊成丁應斗禮曹參判李澤別無才行但為斂殯都

監提調以右議政沈通源為國葬都監提調右參贊慎希復有少

名望而終無可稱之善後務營產之事工曹參判鄭宗榮為提調行副護軍姜暹為

主喪以表服守墓三年

丙申藥房提調啓曰方在感冒之中悲悼太過恐傷聖候伏

願念 宗社之重寄思 慈殿之深憂抑情節哀保攝萬全幸

甚○領議政尹元衡大王大妃之弟威權甚重門庭如市無務積蓄家貲巨萬黜棄正妻尊崇賤妾至封人

率百官奉慰○百官以白衣烏帽哭臨于春宮正門之外

丁酉國葬都監啓曰懿敬世子國葬膳錄議政府所藏則火燒

禮曹所藏則歲久磨破無從考質春秋館地庫所藏恭國史之

比出考還藏何如答曰如啓

史臣曰累朝文籍不為謹守以致火燒磨破而臨事欲考則

請出史局之藏續續煩啓公家之事不察可知也大抵國家有事則撰成儀軌以憑後考而反為姦胥之偷用或託於火燒磨破輕開史局國事至此豈不大可憂哉

戊戌行

王世子成服禮百官以白衣烏帽加布帶於角帶之上

哭臨于春宮正門之外○大臣等啓曰伏聞

聖候愆和累

日行素則恐傷

聖體請速從權但下喪殯于一宮之內哀音

慘色必不絕於觀聽何以堪處伏願

四殿移御他闕少舒哀

抱卷曰觀此落意予懷固極以情計之未過七日從權有難卿

等之啓如是而且

慈教故抑情勉從移寓事當稟

慈殿

而量處且於

世祖朝以白衣布帶終三十日之制今則

慈

聖臨御與古不同卿等議啓曰伏覩

上教不勝感激三

十日之制禮官徒循前例而書啓臣等方議其未安之意今奉

傳教甚當於情禮只合七日而除請使禮官改修儀註答曰如

啓○造墓都監啓曰今閱懿敬世子儀軌則有

先廟御書下

諭曰大抵今葬禮非人君之比而今觀諸事似為過當若壇內諸事

則雖予之葬予必極薄矣徒煩民國無益於亡者宜知此意大半  
減損云臣等伏讀再三不勝感泣今此喪葬事宜體奉先王

遺訓遵行勿越但今世外貌之事爭相誇張務勝於人若無糾檢  
則京外供事之負不無尚虛文貽實弊之患請以此意傳教何如

答曰觀此啓意光廟聖教甚合於予意況今世子未及成童而

夭折葬禮須當從略而近年以來民力多傷宜令易成而役不煩  
也都監知此意為之而擇葬處於不遠之地仲冬之初速為發引

○議政府六曹同議世子謚曰文悼勤學好問曰文悼順懷曰順慈惠

短折曰懷孝哀慈惠愛親曰孝上落點于順懷○成均館及四學儒生

來哭于建春門外

史臣曰臣民無祿國儲奄喪蚩蚩者眠尚夫繫望之心况於  
身編國庠誦詩學禮者乎雖非禮文所載亦是至情所激

已亥傳曰國家所當審理冤獄使無抱冤之人而亦速解決俾無  
滯囚如有疑獄則詳察啓聞事言于刑曹下諭于八道方伯及開

城留守

史臣曰措刑世逃不施欽恤之仁制民以暴使有放僻之心及陷于罪從而刑之京獄外犴桎梏盈填而况無辜抱冤貼身於蠶楚刀鋸者又不知其幾也傷和召災職此之由而今有此教大哉王言足以興邦獨恨夫上有開釋之心而下無審克之臣懇惻綸音視為空言亦何益哉

庚子禮曹啓曰率王世子三年內監膳以主喪

遵美

為之何如傳曰

如啓○傳曰來十月初六日

四殿當移御他闕招議政府中樞

府郎廳語送

辛丑禮曹判書宋麒壽觀象監提調尹春年造墓都監提調鄭宗榮擇世子葬地於敬陵宣陵顯陵獻陵四處而來稟上安於敬陵之內

壬寅傳曰常時上言酌量判下而該曹例為防啓若非重難大妨之事則勿為防啓而亦速回啓決斷俾無人冤事言于各該曹政院啓曰伏承上教不勝感激但近來人心巧詐上言之事類多

雜亂今者勿為防啓事言于各該司則不無拘礙之弊敢啓答曰

啓意亦當但欲解冤而已非不察是非勿令防啓之意也回啓之際更加察之○日暈○同知中樞府事金澍率澍字應霖安東人性柔懦無植立之氣不事拘檢雖非瑣屑之人多有貪鄙之失歷揚臺侍無一剛介之事惟模稜苟容而已乙卯為湖南方伯值倭寇猝至恒惴失措中夜脫身獨走其無所定可知至是以宗系辨誣事充奏請使如京師申禮部獲受帝旨因率于玉河館上以有奏請功特贈禮曹判書或云之澍奏請乃以白金厚賂禮部雖得聖旨宗系之誣實未改撰也其赴京也所帶者皆市井牟利之徒開市鬻賣無有紀極至被華人之笑及澍遘疾無救護問病之人故藥不以時終至不瘳有詞華頗為流輩所推

癸卯禮曹啓曰以欲行餞宴之意諭于客使則答以國事則不肯從請而方有喪事將行餞宴虛禮心實愧赧請勿行使人遣

者例皆給圖書自庚午年作賊之後絕其三十人不許接待者已過五十年至是來請許和又請開濟浦路且自祖宗朝造給牙符倭人到浦所則驗其實然後乃許上京今者來請曰海路阻遠恐致遺失請以銅印接給云蓋倭船到浦則量其大中



小給格倭糧料甚優故例送船隻外又有別遣之船嶺南下道之  
我盡歸於倭人之料然牙符與待其還而後又送故往返之際動  
經三四月猶未敢如意頻送祖宗之意想亦慮此而為之也至  
於銅印則踏與他人而送之以分其利之謀也朝廷初議以為若  
從其請而示弱則未流難防反震辨詰拒而不從容使多發狡詐  
恐動之言至欲受絕和書契以去辭甚不遜至於饋餉之時亦或  
不出上命議于廷臣文籍可據者十人則還給圖書餘皆不從  
容使猶以不盡從請為怒所給十人圖書亦將棄去且不受還報  
書契而近將發行云禮曹鄭官觀其意若為辨論則疑或有支離  
難答之辭故不強請行禮矣但前日國喪時客使只為下真肅拜  
而不為闕內供饋唯於本曹行茶禮而送今亦依此禮為之何如  
大臣之意亦如是故敢稟然則饒宴所需及贈物預給于館所故  
並啓答曰依先

甲辰傳曰叙用前議政府右叅贊李夢亮前刑曹叅判柳潛○  
以金弘胤弘胤與兄明胤論事尹元衡憤李標李文馨  
為上護軍尹緯為春川府使

吏臣曰民惟邦本而休戚係於守令故在昔明君為政以公  
必擇循良之吏以畀字牧之任而不及於私昵是以守令體  
如傷之仁民生懷若保之澤邇年以來私情大行視朝廷官

爵為一家私有便好之邑瓜期將滿則皆曰某人為某邑及其除拜其言果然而在外戚者益甚與先王不及私昵之意異矣春川未適之前皆稱尹緯代之到今又驗政之大疵未有甚於此也緯即大王大妃母弟之子愚妄驕縱以此臨民其能體如傷之仁乎

沈義謙為弘文館副修撰王在之冊弟去年登第通器度風成

不喜李成憲為承文院正字

乙巳奏請使金澍 聖節使李友閔頗有才幹處事詳密但於

送譯官韓順等馳啟曰 宗系奏請已奉 聖旨明錄國

祖之 父姓諱云 洪武三十五年本國使臣趙溫回自京師說

姓諱 改名李仁人之子殺王氏四王去此蓋叛賊尹彛李初也

奏被誣之事 太宗文皇帝降聖旨曰准他改正云正德十三

遣南來等辨奏 武宗皇帝降勅回諭曰我太宗已有所改

明肯奏請改正則他日續纂時詳錄云嘉靖三十二年五月遣

趙士秀具奏前情則本國項下等因備咨前來云今年五月遣

金樹靖明錄國祖姓諱體部題本曰改正事屢奉列聖及皇

上州肯朝解國付一冊送翰林院本國奏詞略節纂錄於本條

之才仍降勅一道付差來陪臣以又以中原一路所聞之事狀慰昭雪之類但祖訓不致別議云

啓曰廣寧揔兵官楊照追獲賊出長牆外中箭以死云楊照清

獲賊畏服及其死也獲賊呼噪曰楊照兵已死汝等何為中朝之人或有諱其死者云傳曰觀此狀啓

宗系奏請似有明旨降勅之事此我大慶招三公領府事鈐

平府院君禮曹堂上示此狀啓幸有先行之事議啓領右相及禮

曹堂上等議啓曰臣等伏見狀啓則中朝將降勅書前日奏請

則皆泛然為之今則詳錄祖諱國之大慶宜豫差謝恩使而

待勅書入來後出送宜當告上廟事亦待勅來朝廷據例共議

為之何如○沈通源啓曰世子誌文今將製述好學之事外廷皆

知而內庭行實則無以知之如有可錄之行欲知敢稟答曰天性聰

明接人以和見物思親敬畏兩宮亦敬兩慈聖皆以誠孝事之

但未及修視膳之禮祭大庭之班矣幼冲不敏無可觀之行但取

稟故答諭○日暈左珥

十月丙午朔憲府啓曰平安道兵使李龜琛論事李探有同如

附心內錄內品自赴任之後防備撫恤之事置諸度外惟以割剥

七十三

培克瘠公肥已善事權要為務頭會其斂盡其錙銖侵虐疲瘵

浚其膏血數百年雄富之鎮一朝板蕩軍卒嗷嗷怨聲沸天且

列鎮入防之卒計其名數督徵價布輸納本營何暇修軍器備禦

侮乎其貪濁暴虐縱恣無忌之狀難以枚舉請罷其職答曰傳

播之言豈盡實乎罷職似過適差三啓依允○以申灝晉高守令多

今移閩將顯為慶尚道左兵馬節度使李山海自六歲時以工於

有鶴梁之請為弘文館博士

丁未日暈兩珥坤方雷微動咸鏡道咸興地震

戊申工曹判書鄭惟吉身病再度呈辭入啓傳曰只適大提學

惟吉附結李揆而探既得罪心不自安引疾請適有是

已酉憲府啓曰臣等伏見三水居金鳴世等上言陳復昌性本

論附尹元衡得玷清班擠陷士林不可勝數兒童走卒猶畏其

之事居上言云復昌私占良民多至四十餘戶使之環其籬底而

乃於私第至設刑板一部之民不勝其苦將至逃散畏之甚於

出其山獵之品官之徒下三十餘人例使附近之民辨至為駭愕

其歐殺人命則待本道推閱得實馳啟自有其律大抵復昌身

負大罪尚保頑命亦已幸矣不自畏慎猶肆其毒使一郡良民

咸被其害不得安接此雖出於朝廷無紀綱之所致而不畏邦

憲猶肆蛇虺之毒於竄謫之中三水之民奚罪焉物情極為痛

憤請圍籬安置使不得自恣答曰啟意當矣人臣之竄謫亞於

極罪而恣行無忌則國有紀綱乎近來我國人心不畏法禁歲

以益甚極為驚愕故鳴世等上言論理判下于禁府而予意以

為必有公論也如啟○以洪暹為弘文館藝文館大提學有端雅之

資服文行之教而但無淵弘之量皆典文衡見忤於李探力未

辭避蓋暹為別舉試官策士之際舉歷代外戚之擅權止國者以為

問月探也以是益之至欲置之死李澤為平安兵馬節度

地賴沈綱之救而得免至是特命遷授使吳誠為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金貴榮才華之士為副護軍鄭裕

素自清德無意營壘為大護軍○夜艮方北方乾方大雷電雨下如注

史臣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十月之交雷始收聲而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則變之大者也豈人事之失有以感之歟災異之作雖不可的指為某應而邇來公道泯滅私情大

勝宮闈之間女謁盛行政事之際惟貨其吉士氣摧折軟熟成風法令紛更弊政交作刑獄濫而冤抑莫伸賦役煩而民生困悴皆足以傷和召災而 上之測修之實下無調燮之人罪已求言只是應災之虛文待罪辭職不過塞責之常事其能感格天意而轉災為祥乎

庚戌傳于政院曰去夜雷電有同夏月予心未安政院知悉政院回啓曰去夜雷電甚於夏月極為非常臣等方懷未安之意伏承 上教不勝感激近來變怪不可形言今者國儲新喪元元失係望之心天之降災既已酷矣而譴怒未已燁燁震電又作於十月之交臣等未知厥終之如何也災變之作雖不敢的指其某事之應而當今士氣摧喪公論鬱塞自 上固不可尋常修省巡訪求言以通上下之情戒謹恐懼以盡敬天之實則可以感激天心慰悅人意伏望留念焉自 上方在哀傷之中而災變如此故敢啓荅曰天變之作由予否德啓意當矣盍謹修省巡訪則予身連日不安元氣頗弱今難為之求言則為之

○領議政尹元衡右議政沈通源啓曰去夜雷電甚於夏月災變之大孰過於此臣等俱以無狀濫居台鼎以致天道乖常陰陽失和上天鑒臨震怒至此不勝惶悚之至請逋臣等之職更求賢能以答天譴答曰非時雷變實由予不德兢惶未安卿等無失勿辭再啓答曰予意盡諭勿辭雷電涉於初冬避殿減膳何如回啓曰前者闕內雖有雷震無前例故不為今則雷電而已雖不避殿減膳自上深思致災之由恐懼修省為當

史臣曰天降大變則避殿減膳雖是應災之虛文猶同告朔之犧羊故古先哲王莫不為之今者內上有恐懼之懇教則下宜承順其美意而或曰無前例或曰雷電而已不克因善端而勸導之無乃啓吾君忽天戒之心乎

答曰啓意知道避殿減膳無前例則勿為○判敦寧府事洪暹啓曰小臣學荒才劣加以年齒衰暮精神昏憤已同病人恐不堪負荷聞命驚悚達夜不眠雖欲冒慶自顧踧踖不惟仰累知人之明名器之輕自微臣始情甚悶迫請還收成命付諸可堪

之人答曰卿合文衡予已知之前雖適之子意不以為可今復此職固非不當勿辭

辛亥傳于政院曰昨見政院之啓士氣摧喪公論鬱塞云士氣則近年以來豈不摧喪乎但於頃者既定奸人之罪疏通沉滯之人公論有何鬱塞乎且求言傳旨製之耶斯速製八而王言宜簡而實也政院回啓曰士氣公論同條共貫士氣振起則公論自張士氣摧喪則公論鬱塞理固然矣大抵事無大小少有未洽於輿情則公論之所以不行臣等泛論通弊而已答曰啓意果當予意亦以為然但事事欲無未盡於心故問之矣○上移御于昌慶宮○傳旨皇天之譴怒極矣國家之變故酷矣新喪儲貳架切哀傷之至屢遭咎徵罔知消弭之方天道雖遠人事則邇吉凶善惡各以類應眇予寡躬叨守丕基思祖宗付託之重念上帝降鑒之意夙夜祗懼十九年于茲淵冰在念過咎彌彰天不悔怒災孽沓臻乃於今月初四日夜天大雷電以雨今方純陰用事雷出不時惟天動威以警予一人予茲獲戾



于上下慄慄禍敗之將至隕越罔措若無所容焉呼變不虛生  
必有所召永惟厥咎莫知其端君心萬化之源而有所以未正歟  
朝廷四方之則而有所以未肅歟士氣沮抑而公論鬱歟廉恥道喪  
而賄賂行歟培克在位而剗剝甚歟習俗奢侈第宅尚壯歟官  
爵猥濫或出命外歟兵象已著而軍政解弛折獄非良而刑罰或  
濫學校之廢墜風俗之澆薄法令之不信賦役之無藝凡此疵政  
之由玷化之本皆予涼德之所致惟知自責之不暇尚賴匡救之良  
藥咨汝大小臣僚暨厥草野韋布各敷心腹用告予于道直斥無  
隱交修不逮言或大激亦當優容冀聞謇諤之論以荅明畏之  
譴惟爾政府其體予至懷曉諭中外傳曰古則有第宅過制之  
禁近來則未聞常時拘於乏人諉曹間或請擬而特命之外非時陞  
紹者有之此數事予意以為未便故添錄以下政院知悉政院回  
啓曰第宅過制命外陞紹皆當今弊之大者而求言傳旨臣等  
未及入製 聖念至此正中時病實自 上崇節儉摠權綱之意  
臣等不勝感激

壬子大司憲竒大恒大司諫朴永浚等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待  
罪言地所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盡言責之任前日去奸之  
時執法不嚴致有王堂之論上劄之日至欲舉劾臣等即當辭  
退適值國有固極之禍上下遑遑念不及他覩然冒處至于今  
日近者非但王堂之議逾以愈激中外羣情亦甚憤鬱臺諫雖  
尋常小失不可冒處况當此人心危懼之際治奸失律使公論  
鬱抑輿情未快臣等之罪極矣尤不可一日在職請遞臣等之  
職答曰近者治奸酌定其罪公論至今鬱抑之意予未知也兩司  
無失勿辭○傳于政院曰左相李浚呈辭例當不允批答矣但  
脚力柔軟云恐或難於起居今可給由且遣內醫問病相當  
樂劑送○弘文館副提學姜士尚等上劄曰伏以前日去奸  
之時治之不以其罪並從寬典其為失刑莫甚於此而臺諫在  
耳目之地言不能盡論不能執伏閣未幾遽即停之任言論之  
責者果如是乎此中外羣情之憤鬱而不止也不職如此勢難  
仍在而獻納柳堧亦有苟且相安之失請大司憲竒大恒以下

大司諫朴永俊以下並逆差答曰依久○以奇大恒為禮曹參判沈

守慶為司憲府大司憲朴應男為司諫院大司諫特旨崔應龍資天

朴實不飾為工曹參議陳寔為承以院同副承旨洪仁慶為司僕寺

正黃琳為軍資監正李拭為司憲府執義李之行為司諫院司諫

張文輔李光軫歷宰郡縣為司憲府掌令許時鄭赴為持平崔

顯為司諫院獻納柳坤為刑曹正郎河晉寶為禮曹正郎李遠為

工曹正郎安社李齊閔為司諫院正言河應臨為弘文館副修撰

李仲虎為成均館典籍

癸丑慶尚道機張雷動

甲寅兩司啓曰去奸治惡必當於其罪然後王法行而人心決

之罪之際輕重失宜則王法不嚴而人心愈鬱治亂安危之機

實在於此可不懼哉頃者李樛素以愚妄之資過蒙寵擢之眷

士林拈納賄賂為事其縱恣無忌專擅威福傾陷士林以啓國

家危亡之兆李戡天性險詖無一事之可取有諸醜之阻備於

丑百源性本邪毒加以輕妄論媚李樛約為慎思獻納江榭於

婚媾依憑城社之勢恣行我害之事

稿取科象而公論顯終遂被削奪以厚賂結李樛得無其懼心而臨  
呈上言以圖復州既遂其怒又觀清頭如顏輝騰無所不至

權信假李樛之威濟蠱險之性使李領素是李樛之入見後士

言地排擯中傷非一二計其他醜也為腹心爪牙使朝政濁亂國

事日非臣民之憤極矣置諸重典固不足惜而或止於中道付

處或止於門外黜送其為失律莫此為甚物情久而愈激請並

遠竄金百鈞交結李樛無日不會高孟英係出早微性又邪請

清班亦且附諂事李樛有同奴隸李重慶趨附餘無足觀專

事趨附見鄙於人而尚在朝列物情亦以為未便請金百鈞高

孟英削奪官爵李重慶罷職吏曹正郎尹仁涵漏洩同僚完席

之言貽害士類公論顯發不可仍在其職請罷者曰李樛等六

奸愚妄處事予已知其情狀既為酌定付處黜送豈至於失律

乎金百鈞高孟英李重慶何必盡為深治乎不可加罪故不允

尹仁涵罷職事如啟是時世子未葬矣加罪六奸何汲汲也去

衆皆疑畏以此為莫○兩電交下大如大豆慶尚道機張兩電

乙卯政院啟曰慶尚左兵使李大伸狀啟之事因其私忿多有

不敢上達之事又有私書二道同封上送此亦在前所無之事何

以為之慶尚兵使李大伸將營舍塗補之事使蔚山郡為之郡守金

之今難從令云云而辭言之間或有慢之事大伸大怒拿致郡吏

四人酷加刑杖移文監司推考漢卿又將啓問治罪漢卿欲免

罪責通書於大司諫朴永俊掌令黃琳而多說大伸貪鄙無識之事

至曰無識武夫凌歲文官此漸右長他日兵使操縱守令之弊不可

勝言云大伸聞之不勝忿怒送其官軍追及三日之呈取以去同

封狀啓請罷已職將以重漢卿之罪又將飲酒私事並實上聞而

至言乙卯以後監司節制兵使故蔑其權輕不顧事體節制之外如

塗補之事亦為專擅行移云且曰兵使乃囊賤衙門雖設無前之事

他日是非專在於兵使

為守令者不得拒逆云

史臣曰漢卿驕縱邪匿陰嗾言官謀為諂害之術大伸悖妄

無禮奪人私書敢瀆天聽厥罪惟均

答曰觀此狀啓之意近來所無之事一道主將監兵使也守令

不行主將之令則不無後弊而金漢卿自恃文官不有主將因

其不關之事輒懷謀陷之計至通於言官人心風俗甚為不美

李大伸亦以關外之帥被守令之辱至奪私書而上送大夫人

臣之禮俱為非矣皆可罷職分遣史官三公領府事鈴平府院

君處收議以啓○兩司啓李樛李戡尹百源慎思獻權信李翎

遠竄金百鈞高孟英削奪官爵李重慶罷職並不允○領議政  
尹元衡議臣伏見李大伸狀啓及金漢卿通簡言官謀陷之事  
至為駭愕自上命罷兩人甚當但京外官自有上下之分維  
持體統者所以尊朝廷也為上官者若使為非理之事而弊及  
於民則為下官者當據法論報而拒之猶予回意則不得已從  
令事體當然也至於上官是祇自有公論今此塗藉衙舍非涉  
兵使一己之私而漢卿自恃文官之勢強拒不從對面主將橫  
加凌辱至通私書於臺諫謀欲中陷此風若長終至於上下顛  
倒國非其國至為寒心大抵近來文官守令凌蔑武夫與兵水  
使爭抗至如闕軍捉送之事專不舉行因此相詰通論於私知  
言官以為駁擊者弊風已成如此顯出者不可與上官同罰臣  
意漢卿宜痛治以革凌上陷人之弊為當伏惟 上裁左議政  
李浚慶議伏觀李大伸狀啓其與金漢卿相爭詰者不過因公  
事鬪狠而已漢卿所爭亦非已私乃欲為本郡除弊而大伸暴  
戾威怒至捉私書馳啓其辭氣之間多涉不遜無非戕於暴怒